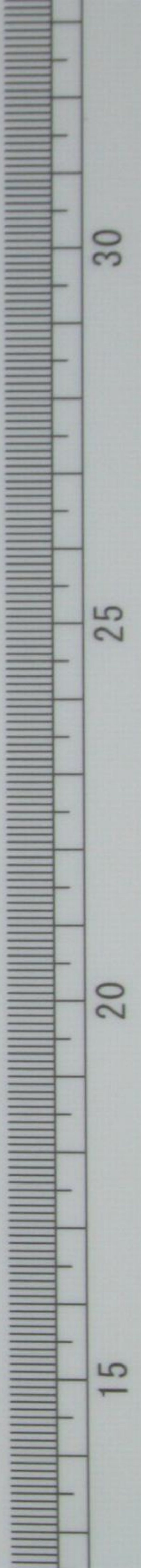


4 13
1037
23



紅樓夢卷一百十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却說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日經六十多年了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好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裡拿眼滿地下瞅着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窩裡伸出手來拉着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寶玉嘴裡答應心裡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着聽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



的蘭兒在那裡呢李紈也推賈蘭上去賈母放了寶玉拉着賈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了人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鳳了頭呢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邊趕忙走到跟前說在這裡呢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修福罷我也沒有修什麼不過心實吃虧那些吃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鳳姐道沒有呢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纔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罷了最可惡的是史了頭沒良心怎麼總不來瞧我鴛鴦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語賈母又瞧了一瞧寶釵嘆了口氣只見臉上發紅賈

政知是迴光返照卽忙進上參湯賈母的牙關已經鬆了合了一回眼又睜着滿屋裡瞧了一瞧王夫人寶釵上去輕輕扶着邢夫人鳳姐等便忙穿衣底下婆子們已經將床安設停當鋪了被褥聽見賈母喉間略一响動臉變笑容竟是去乎享年人十三歲衆婆子疾忙停床于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着邢夫人等在內一邊跪着一齊舉起哀來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聽裡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宅門扇扇大開一色淨白紙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賈政報了丁憂禮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及世代功勳又係

元妃祖母賞銀一千兩論禮部王祭家人們各處報喪衆親友雖知賈家勢敗今見聖恩隆重都來採喪擇了吉時成殮停靈正寢賈赦不在家賈政爲長寶玉賈環賈蘭是親孫年紀又小都應守靈前賈璉雖也是親孫帶着賈蓉尙可分派家人辦事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內裡邢在二夫人李紈鳳姐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他賈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裡的事不甚諳練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了惜春年小雖在這裡長的他于家事全不知道所以內裡竟無一人支持只有鳳姐可以照管裡頭的事况又賈璉在外作主裡外

他二人倒也相宜鳳姐先前仗着自己的才幹原打諒老太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用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會辦過秦氏的事必是妥當於是仍叫鳳姐總理裡頭的事鳳姐本不應辭自然應了心想這裡的事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便是我手下的人太太和珍尤嫂子的人本來難使喚些如今他們都去了銀項雖沒有了對脾這種銀子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他辦着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褒貶必是比甯府裡還得辦些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三後日一早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上來鳳姐一一的瞧了統其只有男僕二十一人

女僕只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了頭連各房筭上也不過三十多人難以點派差使心裡想道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裡的人多又將莊上的筭出幾個也不敷差遣正在思筭只見一個小了頭過來說鴛鴦姐姐請奶奶鳳姐只得過去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一把拉着鳳姐兒說道二奶奶請坐我給二奶奶磕個頭雖說服中不行禮這個頭是要磕的鴛鴦說着跪下慌的鳳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禮有話好好的說鴛鴦跪着鳳姐便拉起來鴛鴦說道老太太的事一應內外都是二爺和二奶奶辦這種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遺

場過什麼銀錢如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體體面面的辦一辦纔好我方纔聽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我不懂又說什麼喪與其易寧戚我聽了不明白我問寶二奶奶說是老爺的意思老太太的喪事只要悲切纔是真孝不必糜費圖好看的念頭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怎麼不該體面些我雖是奴才了頭敢說什麼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這一場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我想二奶奶是能辦大事的故此我請二奶奶來求作個主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若是瞞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將來怎麼見老太太呢

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面是不難的
况且老爺雖說要省那勢派也錯不得便拿這項銀子都
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該當的鴛鴦道老太太的遺言說
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奶倘或用着不穀只
管拿這個去折變補上就是老爺說什麼我也不好違老
太太的遺言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裡
聽見的麼鳳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那樣的
着急起來了鴛鴦道不是我着急爲的是太太太是不管
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若是二奶奶心裡也似老爺的想
頭說抄過家的人家喪事還是這麼好將來又要抄起來
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處在我呢是個了頭好歹碍
不着到底是這裡的聲名鳳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
有我呢鴛鴦千恩萬謝的托了鳳姐那鳳姐出來想道鴛
鴦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太身上
本該體面些噯不要管他且按着偕們家先前的樣子辦
去於是叫了旺兒家的來傳話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
賈璉進來說道怎麼我我你在裡頭照應著些就是了橫
豎作主是偕們二老爺他說怎麼着偕們就怎麼着鳳姐
道你也說起這個話來了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麼
賈璉道什麼鴛鴦的話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

一遍賈璉道他們的話算什麼纔剛二老爺叫我去說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真辦理但是知道的呢說是老太太自己結果自己不知道的只說咱們都隱匿起來了如今狼寬若老太太的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要麼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邊的坟地雖有陰宅却沒有老太太的柩是要歸到南邊去的留這銀子在祖坟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置買几頃祭田借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也叫這些貧窮族中住着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香時常祭掃祭掃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據你這個話難道都花了罷鳳姐道銀子發出來了沒有賈璉

道誰見過銀子我聽見借們太太聽見了二老爺的話極力的攛掇二太太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麼着現在外頭棚扛上要支幾百銀子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我要去他們都說且先叫外頭辦了回來再算你想這些奴才們有錢的早溜了按着冊子叫去有的說告病有的說下莊子去了走不動的有幾個只有賺錢的能耐還有賠錢的本事麼鳳姐聽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辦什麼正說着見來了一個丫頭說老太太的話問二奶奶今日第三天了裡頭還狠亂供了飯還叫親戚們等着嗎叫了半天來了菜短了飯這是什麼辦事的道理鳳姐急忙進去

吆喝人來伺候胡弄着將早飯打發了偏偏那日人來的多裡頭的人都死眉瞪眼的鳳姐只得在那裡照料了一會子又惦记着派人起着出來叫了旺兒家的傳齊了家人女人們一一分派了衆人都答應着不動鳳姐道什麼時候還不供飯衆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裡頭的東西發出來我們纔好照管去鳳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得有的衆人只得勉強應着鳳姐卽往上房去發應用之物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見人多難說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只得找了鴛鴦說要老太太存的這一分傢伙鴛鴦道你還問我呢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來了

鳳姐道不用銀的金的只要這一分平常使的鴛鴦道老太太珍大奶奶屋裡使的是那裡來的鳳姐一想不差轉身就走只得到王夫人那邊找了玉釧彩雲纔拿了一分出來急忙叫彩明登帳發與衆人收管鴛鴦見鳳姐這樣慌張又不好叫他回來心想他頭裡作事何等爽利週到如今怎麼掣肘的這樣個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都沒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嗎那裡知邢夫人一聽賈政的話正合着將來家計艱難的心巴不得留一點子作個收局况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作主賈赦雖不在家賈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請大奶奶的主意

邢夫人素知鳳姐手脚大賈璉的關鬼所以死拿住不放
鬆鴛鴦只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出去了故見鳳姐掣肘
如此便疑爲不肯用心便在賈母靈前嘮嘮叨叨哭個不
了邢夫人等聽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己不令鳳姐便宜
行事反說鳳丫頭果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
了鳳姐過來說偕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體面是要的這
兩三日人來人往我瞧着那些人都照應不到想是你沒
有吩咐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纔好鳳姐聽了呆了一
會要將銀兩不湊手的話說出但是銀錢是外頭管的王
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鳳姐也不敢辯只好不言語邢夫
人在旁說道論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
媳婦的事但是我們動不得身所以托你的你是打不得
撒手的鳳姐紫漲了臉正要回說只聽外頭鼓樂一奏是
燒黃昏紙的時候了大家舉起哀來又不得說鳳姐原想
回來再說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說道這裡有我們呢你
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鳳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
忍泣的出來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吩咐了一會說大娘
嬌子們可憐我罷我上頭捱了好些說爲的是你們不齊
集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那些人回道奶
奶辦事不是今兒個一遭兒了我們敢違拗嗎只是這回

的事上頭過于累贅只說打發這頓飯罷有的在這裡吃有的要在家裡吃請了那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來諸如此類那得齊全還求奶奶勸勸那些姑娘們不要挑筋就好了鳳姐道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了頭們是難纏的太太們的也難說話叫我說誰去呢衆人道從前奶奶在東府裡還是署事要打要罵怎麼這樣鋒利誰敢不依如今這些姑娘們都壓不住了鳳姐嘆道東府裡的事雖說托辦的太太雖在那裡不好意思說什麼如今是自己的事情又是公平的人人說得話再者外頭的銀錢也叫不靈卽如棚裡要一件東西傳了出來總不見拿進來這叫我

什麼法兒呢衆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應付麼鳳姐道還提那個他也是那裡爲難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裡要付得同一件那裏湊手衆人道老太太這項銀子不在一爺手裡嗎鳳姐道你們回來問官事的便知道了衆人道怨不得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怨說這麼件大事借們一點摸不着盡當苦差叫人怎麼能齊心呢鳳姐道如今不用說了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罷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麼說的我和你們不依的衆人道奶奶要怎麼樣他們敢抱怨嗎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我們寔在難週到的鳳姐聽了没法只得央說道好大娘們明兒且幫我一

紅樓夢
天等我把姑娘們開明白了再說罷咧衆人聽命而去鳳姐一肚子的委屈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整理整理又恐邢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怎奈邢夫人挑唆這些了頭們見邢夫人等不助着鳳姐的威風更加作踐起他來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說是二奶奶已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太們吩咐了外頭不許糜費所以我們一奶奶不能應付到了說過幾次纔得安靜些雖說僧經道懺上祭掛帳絡繹不絕終是銀錢吝嗇誰肯踴躍不過草草了事連日王妃誥命也來得不少鳳姐也不能上上照應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個走了這個發一

回急央及一會胡弄過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鴛鴦等看去不像樣連鳳姐自己心裡也過不去了邢夫人雖說是家婦仗着悲戚爲孝四個字倒也都不理會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餘者更不必說了獨有李紈瞧出鳳姐的苦處也不敢替他說話只自嘆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太們不虧了鳳了頭那些人還幫着嗎若是三姑娘在家還好如今只有他九個自己的人瞎張羅面前背後的也抱怨說是一個錢摸不着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見老爺是一味的盡孝世務上頭不大明白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幾個錢就辦的開了嗎可憐鳳了

頭鬧了几年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臉了於是抽空見叫了他的人來吩咐道你們別看着人家的樣兒也遭場起璉二奶奶來別打諒什麼穿孝守靈就弄了大事了不過混過几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便插個手兒也未爲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都該出力的那些素跟李紈的人都答應着說大奶奶說得狠是我們也不敢那麼着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好像怪璉二奶奶的是的李紈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過他我說璉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裡叫他巧媳婦還作的上沒米的粥來嗎如今鴛

鴦也知道了所以他也不怪他了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沒有作過什麼威福如今老太太死了沒有了仗腰子的了我看他到有些氣質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家纔躲過去了不然他有什麼法兒說着只見賈蘭走來說媽媽睡罷一天倒晚人來客去的也之了歇歇罷我這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兒今日爺爺叫我家裡睡我喜歡的很要理個一兩本書纔好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李紈道好兒子看書呢自然是好的今日且歇歇罷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賈蘭道媽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

窩裡頭想想也罷了衆人聽了都誇道好哥兒怎麼這點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麼孩子氣這幾日跟着老爺跪着瞧他狠不受用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咕咕的說些什麼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去找琴姑娘琴姑娘也遠避他邢姑娘也不狠同他說話倒是偕們本家的什麼喜姑娘咧四姑娘咧哥哥長哥哥短的和他們親密我們看那寶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只怕他心裡也沒有別的事白過費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這麼人那裡及蘭哥兒一零兒呢大奶奶你將來是不愁的了

李執道就好也還小只怕到他大了偕們家還不知怎麼樣了呢環哥兒你們瞧着怎麼樣衆人道這一個更不像樣兒了兩個眼睛倒像個活猴兒是的東溜溜西看看雖在那裡嚎喪見了奶奶姑頭門他在孝幔子裡頭靜偷着眼兒瞧人呢李執道他的年紀其定也不小了前日聽見說還要給他說親呢如今又得等着了噯還有一件事偕們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且不必說閒話後日送殯各房的車輛是怎麼樣了衆人道連二奶奶這几天鬧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了也沒見傳出去昨兒聽見我的男人說連二爺派了薺二爺料理說是偕們家的

車也不設趕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李執笑道
車也都是借得的麼衆人道奶奶說笑話兒了車怎麼借
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只怕難借想起還
得僱呢李執道底下人的只得僱上頭的車也有僱的麼
衆人道現在大太太東府裡的大奶奶小蓉奶奶都沒有
車了不僱那裡來的呢李執聽了嘆息道先前見有僱們
家兒的太太奶奶們坐了僱的車來僱們都笑話如今輪
到自已頭上了你明兒去告訴你的男人我們的車馬早
早兒的預備好了省得擠衆人答應了出去不題且說史
湘雲因他女婿病着賈母死後只來的一次屈指算後
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暫且不妨
只得坐夜前一日過來想起賈母素日與他又想到自己
命苦剛配了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性情又好偏偏的得
了冤孽症候不過掛日子罷了於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
夜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寶玉瞅着也不勝悲傷又不好
上前去勸見他淡粧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
猶勝几分轉念又看寶琴等淡素裝飾自有一種天生丰
韻獨有寶釵渾身孝服那知道北尋常穿顏色時更有一
番雅致心裡想道所以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爲魁殊不知
並非爲梅花開的早竟是潔白清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

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又不知怎樣的
丰韻了想到這裡不覺的心酸起來那淚珠便直滾滾的
下來了趁着賈母的事不妨放聲大哭衆人正勸湘雲不
止外間又添出一個哭的來了大家只道是想着賈母疼
他的好處所以傷悲豈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心
事這場大哭不禁滿屋的人無不下淚還是薛姨媽李嬌
娘等勸住明日是坐夜之期更加熱鬧鳳姐這日竟支撐
不任也無方法只得用盡心力甚至咽喉嚔破敷衍過了
半日到了下半天人客更多小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
顧後正在着急只見一個小了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裡

呀怪不得太太說裡頭人多照應不過來二奶奶是躲
着受用去了鳳姐聽了這話一口氣撞上來往下一咽眼
淚直流只覺得眼前一黑嗓子裡一甜便噴出鮮紅的血
來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只
見鳳姐的血吐個不住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心實吃虧四字是修福延壽真訣王鳳姐與此四字
相反所以無福無壽

賈母與寶釵並無一言惟有歎氣心中是疼護寶玉
又憐寶釵所嫁不偶有說不出心事形容入神

回顧前文寫經佈施一絲不漏

鳳姐心想賈母喪事比寧府易亦是反跌後文

賈政說喪事甯戚還是正理邢夫人却是一片私心
借鴛鴦求鳳姐及賈璉口中細說不但叙得不露痕
迹又伏鴛鴦自盡口吻

鴛鴦先疑鳳姐不肯用心嘮叨哭泣此層文章必不
可少

邢王二夫人埋怨鳳姐各人口氣鳳姐欲辨不能真
無可奈何

寫裏頭人心不齊外頭呼應不靈總因銀錢不應手

鳳姐沒權柄遂至諸事雜亂

李紈獨憐鳳姐竟與衆人不同宜其有賈蘭之佳兒
也

百忙中夾叙賈蘭攻書寶玉孩氣及賈環惡狀鴛鴦
氣性文心閒暇文筆周密毫無手忙脚亂顧此失彼
之病

李紈不知車亦可借雇惹人笑借此時之冷落形容
昔日之富豪一筆之中兩面俱到

賈政惟知悲戚邢夫人但知省儉王夫人偏聽不明
只有鳳姐空拳孤掌竭力支持反受埋怨安得不嘔

紅樓夢
血暈倒

紅樓夢卷一百十終

紅樓夢卷一百十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鴛鴦女殉主登大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話說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一口血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攙來靠着忙叫了人來攙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盃開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咽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略瞧了一瞧却便走開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傍站着平兒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了二奶奶吐血發暈不能照應的話告訴了邢王二夫

人那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在內不少也不好說別的心裏却不全信只說叫他歇着去罷眾人也並無言語只說這晚人客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閒歇力的亂亂吵吵已開的七顛八倒不成事體了到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太疼我一場我跟了去的話眾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到了辭靈之時上上下下也有百十眾餘人只有鴛鴦不在眾人忙亂之時誰去檢點到了琥珀等一千的人奠哭之時却不見鴛鴦想來是他哭乏了暫在別處歇着也不言語辭靈已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賈璉回說上人裏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裏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了照應拆棚等事但不知裏頭派誰在家賈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丫頭陪着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照看上屋裡纔好賈璉聽了心中想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所以攛掇着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我們那一個又病着也難

照應想了一回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賈璉便進去了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場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着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太太的這般行爲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已後便亂世爲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撥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裡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淨但只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鴛鴦也不驚怕心裡想道這一個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裏了更問道你是誰偕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丫頭再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時就不見了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是了這是東府裏蓉哥的小大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裏來必是來叫我來了他怎麼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鴛鴦這麼一想那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粧匣取出那年鈿的一縷頭髮揣在懷裏就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按着秦氏方纒立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聽

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端了一個脚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脚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赶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坐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爲第一情人引這些痴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所以該當懸襟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痴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鴛鴦的魂道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個情正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欲待發洩出來這情就不爲真情了鴛鴦的魂聽了點頭會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這裡琥珀辭了靈聽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

的在賈母的外間屋裡找了一遍不見便找到套間裡頭
剛到門口見門兒掩着從門縫裡望裡看時只見燈光半
明不滅的影影綽綽心裡害怕又不聽見屋裡有什麼動
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裡去了劈頭見了珍珠
說你見鴛鴦姐姐來着沒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
他說話呢必在套間裡睡着了罷琥珀道我瞧了屋裡沒
有那燈也沒人夾蠟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借
們一塊兒進去瞧瞧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夾蠟花珍珠
道誰把腳凳摺在這裡幾乎絆我一跤說看往上一瞧唬
的噯喲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
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隻腳挪不動外頭的人也
都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嚷着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
王夫人寶釵等聽了都哭著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鴛鴦
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聽見此信
便唬的雙眼直豎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要哭就哭別
忍着氣寶玉死命的纔哭出來了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
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
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
太太的兒孫誰能趕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那時寶釵聽
見寶玉大哭也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

不好了又要瘋了寶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更喜歡寶釵的話到是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裡知道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着實的嗟嘆着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卽命賈璉出去吩咐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應出去這裡命人將鴛鴦放下停放裡周屋內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鶯兒等一千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中紫鵲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着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懸在寶玉屋白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等不得什麼于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卽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叫他看着入殮遂與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還說等閑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他嫂子磕了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傍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這會子你把一個活姑娘賣了一百銀子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截了他嫂子的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抬了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帮着盛殮假意

哭嚎了幾聲賈政因他爲買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
作了一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了頭論你們小一
輩都該行個禮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上來恭恭敬敬磕
了幾個頭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
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便罷了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賈
璉就不便過來了寶釵聽了心中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
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僭們都有未了之事不
敢胡爲他肯替僭們盡孝僭們也該托托他好好的替僭
們伏侍老太太西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着扶了鶯兒
走到靈前一箇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

了幾拜狠狠的哭了他一場衆人也有說寶玉的兩日子
都是傻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
賈政反倒合了意一箇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
餘者都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齊
人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袁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
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走
了半日來至跌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
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柩將門窗土好打掃淨了
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土夜只是榮府規例一到
二更三門掩土男人便進不去了裡頭只有女人們查夜

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裡動得
只有平兒同着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的人也
便各自歸房却說周瑞的于兒子何三去年賈珍管事之
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攆在外頭終日在
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
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說便嚶聲嘆氣的回到賭場中悶
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樣不下來撈本了
麼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麼那些人道你
到你們周大太爺那裡去了幾日府裡的錢你也不知弄
了多少來又來和我們裝窮兒了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
們的金銀不知有几百萬只藏着不用明日留着不是火
燒了就是賊偷了他們纔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謊他
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知道呢抄去
的是撈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還留了好些金銀他們一
個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裡擱着等送了殯回來總分呢
內中有一個人聽在心裡擲了幾骰便說我輸了幾個錢
也不番本兒了睡去了說着便走出來拉了何三道老三
我和你說句話何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樣一個伶俐
人這樣窮爲你不服這口氣何三道我命裡窮可有什麼
法兒呢那人道你纔說榮府的銀子這麼多爲什麼不去

拿些使換使換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雖多你我
去曰要一二錢他們給偕們嗎那人笑道他不給偕們偕
們就不會拿嗎何三聽了這話裏有話便問道依你說怎
麼樣拿呢那人道我說你沒有本事若是我早拿了來了
何三道你有什么本事那人便輕輕的說道你若發財
你就引個頭兒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不要說
他們送殯丟了家裡剩下幾個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
不怕只怕你没這麼大膽子罷咧何三道什麼敢不敢你
打諒我怕那個乾老子麼我是瞧着乾媽的情兒土頭纏
認他做乾老子罷咧他又算了人了你剛纏的話就怕
弄不來倒招了飢荒他們那個衙門不熟別說拿不來倘
或拿了來也要鬧出來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
我的朋友還有海邊上的呢現今都在這裏看個風頭等
個門路若到了手你我在這裡也無益不加大家下海去
受用不好麼你若摺不下你乾媽偕們索性把你乾媽也
帶了去大家夥兒樂一樂好不好何三道老大你別是醉
了罷這些話混說的什麼說着拉了那人走到一個僻靜
地方兩個人商量了一回各人分頭而去暫且不題且說
包勇自被賈政吩咐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也忙了不
會派他差使他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悶來睡一覺醒

時便在園裡耍刀弄棍倒也無拘無束那日賈母一早出
殯他雖知道因沒有派他差事他任意閒遊只見一個女
尼帶了一個道婆來到園內腰門那裡扣門包勇走來說
道女師父那裡去道婆道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
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想他寂寞我們師父來
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
回去罷要來呢等主子們回來了再來婆子道你是那裡
來的個黑炭頭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了包勇道我嫌
你們這些人我不叫你們來你們有什麼法兒婆子生了
氣嚷道這都是翻了天的事了連老太太在日還不能攔

我們的來往走動呢你是那裡你這麼個橫強盜這樣沒
法沒天的我偏要打這裡走說着便把手在門環上狠狠的
打了幾下妙玉已氣的不言語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裡
頭看二門的婆子聽見有人叫嘴是的開門一看見是妙
玉已經回身走去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近日婆子
們都知道上頭太太們四姑娘都親近得狠恐他日後說
出門上不放他進來那時如何就得住趕忙走來說不知
師父來我們開門遲了我們四姑娘在家裡還正想師父
呢快請回來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他不知偕們的事
回來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攆出去就完了妙玉雖是聽見

總不理他那經得看腰門的婆子赶上再四央求後來纔說出怕自己擔不是幾乎急的跪下妙玉無奈只得隨了那婆子過來包勇見這般光景自然不好攔他氣得瞪眼嘆氣而回這裡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裡道了惱叙了些閒話說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幾夜但是二奶奶病着一個人又悶又是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裡我就放心如今裡頭一個男人也沒有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借們下棋說話兒可使得麼妙玉本自不肯見惜春可憐又提起下棋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燭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那道婆去了不多一時又來了個侍者帶了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時已是初更時候彩屏放下棋枰兩人對奕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個子兒惜春方贏了半子這時已到四更天空地濶萬籟無聲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一回我自有人伏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己養神不便纏他正要歇去猛聽得東邊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惜春那裡的老婆子們也接着聲嚷道了不得了有了人了唬得惜春彩屏等心膽俱裂聽見外頭上夜的

男人便聲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裡有了賊了正說着這裏不敢開門便掩了燈光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只見幾個男人站在院內唬得不敢作聲回身擺着手輕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幾個大漢站着說猶未了又聽得房上响聲不絕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拿賊一個人說道上屋裡的東西都丟了並不見人東邊有人去了僭們到西邊去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己的人便在外間屋裡說道這裡有好些人上了屋了上夜的都道你瞧這可不是嗎大家一齊嚷起來只聽得房上飛下好些瓦來眾人都不敢上前正在沒法只聽園門腰門一聲大响打過門來見一個稍長大漢手執木棍眾人唬得藏躲不及聽得那人喊說道不要跑了他們一個你們都跟我來這些家人聽了這語越發唬得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亂喊家人中有一個眼尖些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薦來的包勇這些人便不覺胆壯起來便顛巍巍的說道有一個走了有的在屋上呢包勇便向地下一撲聳身上房追赶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賈府無人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見有個絕色女尼便頓起淫心又欺上屋俱是女人不足畏惧正要踰進門去因聽外面有人進來追赶所以賊眾上房見

人不多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房趕來那些賊見是一人越發不理論了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放來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圍牆過去包勇也在房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裡接賊已經接過好些見賊夥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眾反到迎上來包勇一見生氣道這些毛賊敢來和我鬪敵那些賊便說我們有一個夥計被他們打倒了不知死活借們索性搶了他出來這裡包勇聞聲卽打那夥賊便輪起器械四五個人圍住包勇亂打起來外頭上夜的人也都在仗着胆子只顧趕了來眾賊見聞也不過只得跑了包勇還要趕時被一個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想東西未丟眾賊遠逃也不追趕便叫眾人將燈照着地下只有幾個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不熟走到鳳姐那邊見裡面燈燭輝煌便問這裏有賊沒有裡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道這裡也沒開門只聽上屋叫喊說有賊呢你到那裡去罷包勇正摸不着路頭逢見上夜的人過來纏跟着一齊尋到上屋見是門開戶啟那些上夜的在那裡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都進來見是失盜大家着急進內查點老太太的房門大開將燈一照鎖頭掙折進內一瞧箱櫃已開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

都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不知道的麼那些上夜的人啼哭着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們都沒有住腳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的下班時只聽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個人趕着照看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求爺們問管四五更的林之孝的

道你們個個要死回來再說借們先到各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領着走到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幾個接音說唬死我們了林之孝的問道這裡沒有丟東西裡頭的人方開了門道這裡沒丟東西林之孝帶着人走到怡春院內只聽裡面說道了不得了唬死了姑娘了醒醒兒罷林之孝便叫人開門問是怎樣了裡頭婆子開門說賊在這裡打仗把姑娘都唬壞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纔將姑娘救醒東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男人說幸虧包大爺上了房把賊打跑了去了還聽見打倒一個人呢包勇道在圍門那裡呢賈芸等走到那邊果見一人躺在地下死了細細一瞧好像周瑞的乾兒子眾人見了咋異派一個人看守着又派兩個人瞧着前後門俱仍照關鎖着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尋察賊蹟是從後夾道上屋的到了西院房上見那瓦破碎不堪一直過了後圍去了眾上夜的齊聲說道這不是賊

是強盜營官着急道並非明火執杖怎算是盜上夜的道
我們趕賊他在房上擲瓦我們不能進前幸虧我們家的
姓包的上房打退趕到園裡還有好幾個賊竟與姓包的
打杖打不過姓包的纔都跑了營官道可又來若是強盜
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遞
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上屋已見鳳姐扶病
過來惜春也來賈芸請了鳳姐的安問了惜春的好大家
查看失物因鴛鴦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都
是老太太的並沒見數只用封鎖如今打從乃裡查去眾
人都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不小那些上
夜的人管什麼的况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
他們通同一氣的鳳姐聽得氣的眼睛直瞪瞪的便說把
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來交給營裡審問眾人叫苦連
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的物有無着落下回
分解

評曰

鴛鴦殉主固是義氣亦是怨氣賈赦雖已遠去邢夫
人應胆虛心戰

鳳姐睡倒秋桐一看便去平兒卽囑豐兒回明邢王
二夫人一筆不漏

鴛鴦自縊時尋取所剪頭髮揣入懷中頓使前事刺
人心日文筆靈警異常

秦氏多情而淫何能超出情海歸入情天痴情一司
恐尚未能卸事况秦氏生前並無看破凡情影响此
說似屬無根慧心人須將冊中題畫及該當懸梁等
語前後細忖此中有作者隱語真情借筆寫影深文
可以意會不可言傳

寶玉寶釵一樣行禮兩樣心事

強聘彩霞是來旺之子引路上盜是周瑞乾兒俱是
鳳姐信用之人安得不招物議

何三說看乾媽情兒上不知周瑞家與何三有何情
分是作者暗筆

妙玉是夜忽在惜春處住宿以致被盜窺見爲明日
被劫之由數固有定文亦有意

此時包勇進來盜不踹門專爲保全惜春而說

紅樓夢卷一百十一回終

紅樓夢

第一百十一回

夫

紅樓夢卷一百十二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話說鳳姐命捆起上夜眾人送營審問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賈芸道你們求也無益老爺派我們看家沒有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耽不是誰救得你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裡裡外外的都不干淨鳳姐喘吁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裡所招和他們說什麼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這丟的東西你告訴營裡去說實在是老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纔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

來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裡我門也是這樣報買
芸林之孝答應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只是哭道這些
事我從來沒有所見過爲什麼偏偏碰在偕們兩個人身
上明日老爺太太叫回來我怎麼見人說把家裡交給我
們如今鬧到這個分兒還想活着麼鳳姐道偕們願意嗎
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裡惜春道你還能說況且你又病
着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他攛掇着
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擱在那裡呢說着又痛哭
起來鳳姐道姑娘你快別這麼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
你若這麼糊塗裡頭我更攔不住了二人正說着只聽見
外頭院子裡有人大嚷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
不得的我們甄府裡從來是一槩不許上門的不想這府
裡倒不講究這個呢昨兒老太太的痰纏出去那個什麼
庵裡的尼姑死要到偕們這裡來我吆喝着不准他們進
來腰門上的老婆子倒罵我死央及叫放那姑子進去那
腰門子一會兒開着一會兒關着不知做什麼我不放心
沒敢睡聽到四更這裡就嚷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
聽見聲兒緊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裡有人站着我便
趕走打死了我今日纔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個
姑子就在裡頭今日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

進來的賊麼平兒等聽着都說這是誰這麼沒規矩姑娘
奶奶都在這裡敢在外頭混嚷嗎鳳姐道你聽見說他甄
府裡別就是甄府薦來的那個厭物罷惜春聽得明白更
加心裡過不的鳳姐接着問惜春道那個人混說什麼姑
子你們那裡弄了個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賤他
留着下棋守夜的話說了鳳姐道是他麼他怎麼肯這樣
是再沒有的話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嚷出來老爺知
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鳳姐雖說坐不
住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來只得叫他先別走且看着人
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着纔好走呢平兒

道借們不敢收等衙門裡來了踏看了纔好收呢借們只
好看個着但只不知老爺那裡有人去了沒有鳳姐道你叫
老婆子問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是走不開家下人要伺
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共二爺去了鳳姐
點頭同情春坐着發愁且說那夥賊原是何三等邀的偷
搶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那些
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內偷去在窗外看見裡面燈光
底下兩個美人一個姑娘一個姑子那些賊那顧性命頓
起不良就要踹進來因見包勇來趕纔獲賍而逃只見
了何三大家且躲入窩家到第二天打聽動靜知是何三

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這裡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趁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若遲了通緝文書一行關津上就過不去了內中一個人胆子極大便說借們走是走我就只捨不得那個姑子長的寔在好看不知是那個庵裡的雛兒呢一個人道呵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賈府園裡的什麼權翠庵裡的姑子不是前年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二爺有原故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那一個人聽了說借們今日躲一天叫借們大哥借錢置辦些買賣行頭明日亮鐘時候陸續出關借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眾賊議定分脏俵散不題且說賈政等送殯到了寺內安厝畢親友散去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邢王二夫人等在內一宿無非哭泣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賈芸進來在老太太靈前磕了個頭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喘吁吁的將昨夜被盜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包勇趕賊打死了一個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賈政聽了發怔邢王二夫人等在裡頭也聽見了都唬得魂不附體並無一言只有啼哭賈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單怎樣的賈芸回道家裡的人都不知道還沒有開單賈政道還好借們動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就罪名快叫璉

兒賈璉領了寶玉等去別處上祭未回賈政叫人趕了回來賈璉聽了急的直跳一見芸兒也不顧賈政在那裡便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說不配抬舉的東西我將這樣重任托你押着人上夜巡更你是死人麼虧你還有臉來告訴說着往賈芸臉上啐了幾口賈芸垂手站着不敢回一言賈政道你罵他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了說這便怎麼樣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遺下的東西借們都沒動你說有銀子我想老太太死得几天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原打諒完了事算了帳還人家再有的在這裡和南邊置墳產的再有東西也沒見數兒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單若將几件好的東西開上恐有碍若說金銀若干衣飾若干又沒有寔在數目說開使不得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爲什麼這樣了理不開你跪在這裡是怎麼樣呢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裡去賈璉又跪下道趕回去料理清楚再來回賈政哼的一聲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進去回稟你母親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了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单子賈璉心裡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是鴛鴦經營他死了問誰就問珍珠他們那裡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連的答應了起來走到裡頭邢王夫

紅樓夢
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
明兒怎麼見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套
車預備琥珀等進城自己騎上騾子跟了幾個小廝如飛
的回去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斜簽着身子慢慢的溜出
來騎上了馬來趕賈璉一路無話到回了家中林之孝請
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太上屋見了鳳姐惜
春在那裡心裡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問林之孝道衙門裡
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都瞧
了來踪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吃驚道又驗什麼屍
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
了賈璉賈璉道叫芸兒賈芸進來也跪着聽話賈璉道你
見老爺時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了賊被包勇打
死的話賈芸說道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沒
有回賈璉道好糊塗東西你若告訴了我就帶了周瑞來
一認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回道如今衙門裡把屍首放
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是個糊塗東西誰家的
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償命麼林之孝回道這不用人家
認奴才就認得是他賈璉聽了想道是阿我記得珍大爺
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麼林之孝回說他和鮑
二打架來着爺還見過的呢賈璉聽了更生氣便要打上

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們還敢偷懶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裡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就是奴才們裡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刻香點見三門關的嚴嚴的外頭的門一重沒有開那賊是從後夾道子來的賈璉道裡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分更上夜奉奶奶的命捆着等爺審問的話回了賈璉又問包勇呢林之孝說又往園裡去了賈璉便說去叫來小廝們便將包勇帶來說還虧你在這裡若沒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裡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包勇也不言語惜春恐他說出那話心下着急鳳姐也不敢言語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姐等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又哭一場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者都沒有了賈璉心裡更加着急想着外頭的棚杠銀廚房的錢都沒有付給明兒拿什麼還呢便呆想了一會只見琥珀等進去哭了一會見箱櫃開着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亂想猜虛擬了一張失單命人卽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鳳姐惜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埋怨鳳姐竟自騎馬趕出城外這裡鳳姐又恐惜春短見又打發了豐兒過去安慰天已二更不言這裡賊去閉門眾人更加小心誰敢睡覺且說夥

賊一心想着妙玉知是孤菴女眾不難欺負到了三更靜便拿了短兵器帶了些悶香跳上高牆遠遠瞧見攏翠菴內燈光猶亮便潛身溜下藏在房頭僻處等到四更見裡頭只有一盞海燈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會便嘆聲嘆氣的說道我自元墓到京原想傳個名的爲這裡請來不能又棲他處昨日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這蠢人的氣夜裡又受了大驚今日回來那蒲團再坐不穩只覺肉跳心驚因素常一個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寒顫起來正要叫人只聽見窗外一响思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自己坐着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顙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口裡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着急只見一個人拿着明晃晃的刀進來此時妙玉心中却是明白只不能動想是要殺自己索性橫了心倒也不怕那知那個人把刀插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輕薄了一會子便拖起背在身上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強盜的悶香薰住由着他擺弄了去了却說這賊背了妙玉來到園後牆邊搭了軟梯爬上牆跳出去了外邊早有夥計弄了車輛在園外等着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反打起官銜燈籠叫開柵欄急急

行到城門正是開門之時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也
不及查詰趕出城去那夥賊加鞭趕到二十里坡和眾強
徒打了照面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劫或是
甘受污辱還是不屈而死未知下落也難妄擬只言櫛翠
菴一個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靜室後面睡到五更聽
見前面有人聲响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後來聽見有男人
脚步門牕响動欲要起來瞧瞧只是身子發軟懶意開口
又不聽見妙玉言語只睁着兩眼聽着到了天亮纔覺得
心裡清楚披衣起來叫道婆婆預備妙玉茶水他便往前
面來看妙玉豈知妙玉的踪跡全無門窗大開心裡詫異
昨晚响動甚是疑心說這樣早他到那裡去了走出院門
一看有一個軟梯靠牆立着地下還有一把刀鞘一條搭
膊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急叫人起來查看
菴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女侍們都說昨夜煤氣薰着了
今早都起不起來這麼早叫我們做什麼那女尼道師父
不知那裡去了眾人道在觀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們還
做夢呢你來瞧瞧眾人不知也都着忙開了菴門滿園裡
都找到了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裡去了眾人來叩腰門
又被包勇罵了一頓眾人說道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
向所以來我求你老人家叫開腰門問一間來了沒來就

紅樓夢
是了包勇道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手了
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衆人道阿彌陀佛說這些話的防
着割舌下地獄包勇生氣道胡說你們再鬧我就要打了
衆人陪笑央告道求爺叫開門我們瞧瞧若沒有再不敢
驚動你太爺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沒有回來問你
們包勇說着叫開腰門衆人且我到惜春那裡惜春正是
愁悶恬着妙玉清早去後不知聽見我們姓包的話了沒
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後總不肯來我的知己是沒有了
況我現在寔難見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頭裡有老太太
到底還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
想到迎春姐姐磨折死了史姐姐守着病人三姐姐遠去
這都是命裡所招不能自由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無拘
無束我能學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
意這回看家已大就不是還有何顏在這裡又恐太太們
不知我的心事將來的後事如何呢想到其間便要把自己
的青絲絞去要想出家彩屏等聽見急忙來勸豈知已
將一半頭髮絞去彩屏愈加着忙說道一事不了又出一
事這可怎麼好呢正在吵鬧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我妙玉
彩屏問起來由先唬了一跳說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裡
面惜春聽見急忙問道那裡去了道婆們將昨夜聽見的

响動被煤氣薰着今早不見妙玉把菴內梯刀梢的話說了一遍惜春驚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必是那些強盜看見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來孤潔的狠豈肯惜命怎麼你們都沒聽見麼眾人道怎麼不聽見只是我們這些人都是睜着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必是那賊子燒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況且賊人必多拿刀弄杖威逼着他還敢聲喊麼正說着包勇又在腰門那裡嚷說裡頭快把這些混帳的婆子趕了出來罷快關腰門彩屏聽見恐耽不是只得叫婆子出去叫人關了腰門惜春于是更加苦楚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勸仍舊將一半青絲籠起大家商議不必聲張就是妙玉被搶也當作不知且等老爺太太回來再說惜春心裡的死定下一個出家的念頭且暫不提且說賈璉回到鐵檻寺將到家中查點了上夜的人開了失單報去的話回了賈政道怎麼開的賈璉便將琥珀所記得的數目單子呈出並說這上頭元妃賜的東西已經註明還有那人家不大有的東西不便開上等好兒脫了孝出去托人細細的緝訪少不得弄出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言賈璉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商量着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呢不然都是亂麻是的邢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

禪也是驚心吊胆賈璉道這是我們不敢說的還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過了一夜賈政也不放心打發寶玉進來說請太太們今日回家過兩三日再來家人們已經派定了裏頭請太太們派人罷邢夫人派了鸚哥等一千人伴靈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總管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時忙亂套車備馬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眾人又哭了一場都起來正要

去時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諒他還哭便去拉他豈知趙姨娘滿嘴白沫眼睛直豎把舌頭吐出反把家人唬了一大跳賈環過來亂嚷趙姨娘醒來說道我是不回去的跟着老太太回南去眾人道老太太那用你來趙姨娘道我來了一回子老太太大老爺還不依弄神弄鬼的來算計我我想仗着馬道婆要出我的氣銀子白花了好些也沒有弄死了一個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誰來算計我眾人聽見早知是鴛鴦附在他身上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語瞅着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鴛鴦姐姐你死是自己願意的與趙姨娘什麼相于放了他罷見邢夫人在這裡也不敢說別的趙姨娘道我不是鴛鴦他早到仙界去了我是閻王差人拿他去的要問他爲什麼和馬婆子用魘魔法的案件說着便叫好璉二奶奶你在

這裡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罷我有一千日的不是還有一天的好呢好二奶奶親二奶奶並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時糊塗聽了那個老娼婦的話正鬧着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子們去回說趙姨娘中了邪了三爺看着呢賈政道沒有的事我們先走了于是爺們等先回這裡趙姨娘還是混說一時救不過來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便說多派幾個人在這裡瞧着他偕們先走到了城裡打發大夫出來瞧罷王夫人本嫌他也打撒手兒寶釵本是仁厚的人雖想着他害寶玉的事心裡究竟過不去背地裡托了周姨娘在這裡照應周姨娘也是個好人便應承

李執說道我也在這裡罷王夫人道可以不必干是大家都要起身賈環急忙道我也在這裡嗎王夫人啐道糊塗東西你姨媽的死活都不知你還要走嗎賈環就不敢言語了寶王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我進了城打發人來瞧你說畢都上車回家寺裡只有趙姨娘賈環鸚哥等人賈政邢夫人等先後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場林之孝帶了家下眾人請了安跪着賈政喝道去罷明日問你鳳姐那日發暈了幾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春見了覺得滿面羞慚邢夫人也不理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執寶釵拉着手說了几句話獨有尤氏說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應

了好几天惜春一言不答只紫漲了臉寶釵將尤氏一拉
使了個眼色尤氏等各自歸房去了賈政畧畧的看了一
看嘆了口氣並不言語到書房席地坐下叫了賈璉賈蓉
賈芸吩咐了几句話寶玉要在書房來陪賈政賈政道不
必蘭兒仍跟他母親一宿無話次日林之孝一早進書房
跪着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並將周瑞供了出
來又說衙門拿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失單上的東西現
在夾訛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賈政聽了大怒道家
奴負恩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了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
瑞捆了送到衙門審問林之孝只管跪着不敢起來賈政
道你還跪着做什麼林之孝道奴才該死求老爺開恩正
說著賴大等一千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喪事帳簿
賈政道交給璉二爺算明了來回吆喝着林之孝起來出
去了賈璉一腿跪着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賈政把眼
一瞪道胡說老太太的事銀兩被賊偷去就該罰奴才拿
出來麼賈璉紅了臉不敢言語站起來也不敢動賈政道
你媳婦怎麼樣賈璉跪下說看來是不中用了賈政歎口
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如此况且環哥兒他媽尙在
廟中病着也不知是什麼症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賈璉也
不敢言語賈政道傳話出去叫人帶了大夫瞧去賈璉卽

系樓夢
忙答應着出來叫人帶了大夫到鉄檻寺去瞧趙姨娘未
知死活下回分解

評曰

惜春抱怨尤氏攬掇太太派令看家與王鳳姐連心
中所想尤氏與惜春不睦派令看家也不中用情事
一縲穿成且爲惜春決志出家根由

三姑六婆大戶人家不應聽其走動以妙玉如此之
孤潔尙不免干物議何況其他賈府門第雖高而尼
僧道婆往來無忌便惹出許多惡事須得包勇大嘆
一場庶幾爽人心目

賈璉問包勇包勇也不言語最爲得體且省却無數
枝節但有功不賞亦可見賈政賈璉不能有心腹家
人

妙玉被劫或甘受污辱或不屈而死作者雖闕疑不
寂然讀畫冊所題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可憐金
玉質終陷污泥中四句亦可想見其人

惜春剪髮出家之念已不可挽回與鴛鴦之剪髮事
異而情同

賈璉開失單頗有斟酌

鴛鴦既仙去如何又附在趙姨身上此是衆人揣度

所以仍于趙姨口中隱隱說破

鳳姐尙在如何先在陰司告狀亦是疑鬼疑神情狀
賈璉打于回話輕聲低語不知所言何事乃于賈政
口中喝破描寫得情

第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一
百四五回爲一段叙小人布散流言以致甯府被抄
一百六七八九回爲一段寫賈母禱天散財及勉強
尋歡爲得病之由又帶叙賈政復職迎春物故一百
十回十一十二回爲一段叙賈母壽終鴛鴦殉主趙
姨冥報妙玉被劫此三人公案中問夾叙鳳姐患病
惜春剪髮爲將來及出家之由

紅樓夢卷一百十二回終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懺宿冤鳳姐托村媪

釋舊憾情婢感痴可

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見人少了更加混說起來
唬得眾人都怕就有兩個女人挽着趙姨娘雙膝跪在地
下說一回哭一回有時爬在地下叫饒說打殺我了紅鬃
子的老爺我再不敢了有一時雙手合着也是日疼眼我
笑出嘴裡鮮血直流頭髮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時
又將天晚趙姨娘的聲音只管陰啞起來了居然鬼嚎一
般無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幾個有胆量的男人進來

坐着趙姨娘一時死去隔了些時又回過來整整的闔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語只裝鬼臉自己拿手撕開衣服露出胸堂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其痛苦之狀寔在難堪正在危急大夫來了也不敢診脈只囑咐辦後事罷說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請老爺看看脈小的好回稟家主那大夫用手來摸已無脈息賈環聽見然後大哭起來眾人只顧問環誰料理趙姨娘只有周姨娘心裡苦楚想到做偏房側室的下場頭不過如此況他還有兒子的我將來死起來還不知怎樣呢於是反哭的悲切且說那人趕回家去回稟了賈政卽派家人去照例料理陪着環兒住了三天一同回來那人去了這裡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裡拷打死了又說是璉二奶奶只怕也不好了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甚是着急看着鳳姐的樣子寔在是不能好的了看着賈璉近日並不似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竟像不與他相干的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又想着邢王二夫人回家几日只打發人來問問並不親身來看鳳姐心裡更加悲苦賈璉回來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鳳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裡一想那魔恣至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

漸近牀前說姐姐許久的不見了做妹子的想念的很要
見不能如今好容易進來見見姐姐姐姐的心机也用盡
了偕們的二爺糊塗也不領姐姐的情反倒怨姐姐作事
過於苛刻把他的前程去了叫他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
姐氣不平鳳姐恍惚說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忒窄了
妹妹不念舊惡還來瞧我平兒在傍聽見說道奶奶說什
麼鳳姐一時蘇醒想到尤二姐已死必是他來索命被平
兒叫醒心裡害怕又不肯說出只得勉強說道我神魂不
定想是說夢話給我搥搥平兒上去搥着見個小了頭子
進來說是劉老老來了婆子們帶着來請奶奶的安平兒
急忙下來說在那裡呢小了頭子說他不敢就進來還聽
奶奶的示下平兒聽了點頭想鳳姐病裡必是懶待見人
便說道奶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着你問他來有什
麼事麼小了頭子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道老太
太去世了因沒有報纔來遲了小了頭子說着鳳姐聽見
便叫平兒你來人家好心來瞧不要冷淡人家你去請了
劉老老進來我和他說說話兒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
這裡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
前就像要上炕似的鳳姐着忙便叫平兒說那裡來了一
個男人跑到這裡來了連叫兩聲只見豐兒小紅趕來說

奶奶要什麼鳳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裡明白不肯說出來便問豐兒道平兒這東西那裡去了豐兒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麼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說我們姑奶奶在那裡平兒引到炕邊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心說老老你好怎麼這時候纔來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了劉老老看着鳳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裡也就悲慘起來說我的奶奶怎麼這几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我糊塗的要死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青兒只是笑鳳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歡便叫小紅招呼着劉老老道我們鄉裡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願從不知道吃藥的我想姑奶奶的病不要撞着什麼了罷平兒聽着那話不在理便在背地裡扯他劉老老會意便不言語那裡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扎掙着說老老你是有年紀的人說的不錯你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你知道麼劉老老咤異道阿彌陀佛好端七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這便怎麼樣呢平兒道這怕什麼他還有老爺太太呢劉老老道姑娘你那裡知道不好死了是親生的隔了肚皮是不中用的這句話又

招起鳳姐的愁腸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眾人都來解勸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他便走到炕前用手拉着鳳姐的手也哭起來鳳姐一面哭着道你見過了老老了沒有巧姐兒道沒有鳳姐道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就和乾娘一樣你給他請個安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劉老老忙拉着道阿彌陀佛不要折殺我了巧姑娘我一年多不來你還認得我麼巧姐兒道怎麼不認得那年在園裡見的時侯我還小前年你來我還合你要隔年的蠟七兒你也沒有給我必是忘了劉老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若說蠟七兒我們那裡多得很只是不到我們那裡去若去了

要一車也容易鳳姐道不然你帶了他去罷劉老老笑道姑娘這樣千金貴體綾羅裏大了的吃的是好東西到了我們那裡我拿什麼哄他頑拿什麼給他吃呢這到不是坑殺我了麼說着自己還笑他說那麼着我給姑娘做個媒罷我們那裡雖說是邨鄉里也有大財主人家几千頃地几百牲口銀子錢也不少只是不像這裡有金的有玉的姑奶奶是瞧不起這種人家我們庄家人瞧着這樣大財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鳳姐道你說去我願意就給劉老老道這是頑話兒罷咧放着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還不肯給那裡肯給庄家人就是姑奶奶肯了

上頭太太們也不給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漸漸的就熟起來了這裡平兒恐劉老老話多攪繁了鳳姐便拉了劉老老說你提起太太來你還沒有過去呢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也不枉來這一轉劉老老便要走鳳姐道忙什麼你坐下我問你近來的日子還過的麼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道我們若不仗着姑奶奶說着指着青兒說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如今雖說是庄家人苦家裡也掙了好几畝地又打了一眼井種些菜蔬瓜菓一年賣的錢也不少儘穀他們嚼吃的了這兩年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疋

在我們村裡算過得的了阿彌陀佛前日他老子進城聽見姑奶奶這裡動了家我就几乎唬殺了虧得又有人說不是這裡我纔放心後來又聽見說這裡老爺陞了我又喜歡就要來洋考的是滿地的庄家來不得昨日又聽見說老太太沒有了我在地裡打豆子聽見了這話唬得連豆子都拿不起來了就在地裡狠狠的哭了一大場我合女婿說我也顧不得你們了不管真話謊話我是要進城瞧瞧去的我女兒女婿也不是沒良心的聽見了也哭了一回子今兒天沒亮就趕着我進城來了我也不認得一個人沒有地方打聽一徑來到後門見是門神都糊了

我這一唬又不小進了門我周嫂子再找不着撞見一個小姑娘說周嫂子他得了不是了撞了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見了熟人纔得進來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那麼病說着又掉下淚來平兒等着急也不等他說完拉着就走說你老人家說了半天口乾了咱們喝碗茶去罷拉着劉老老到下房坐着青兒在巧姐兒那邊劉老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帶了我去請太太的安哭哭老太太去罷平兒道你不用忙今兒也趕不出城的了方才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所以催你出來的別思量劉老道阿彌陀佛姑娘是你多心我知道倒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呢平兒道你瞧去妨礙不妨礙劉老道說是罪過我瞧着不好正說着又聽鳳姐叫呢平兒及到床前鳳姐又不言語了平兒正問豐兒賈璉進來向炕上一瞧也不言語走到裡間氣哼哼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進去倒了茶殷勤一回不知噉噉啞啞的說些什麼回來賈璉叫平兒來問道奶奶不吃藥麼平兒道不吃藥怎麼樣呢賈璉道我知道麼你拿櫃子上的鑰匙來罷平兒見賈璉有氣又不敢問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鳳姐不言語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裡就走賈璉道有鬼叫你嗎你擱着叫誰拿呢平兒忍氣打開取了鑰匙開了櫃子

便問道拿什麼賈璉道借們有什麼嗎平兒氣得哭道有話明白說人死了也願意賈璉道還要說麼頭裡的事是你們鬧的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帳弄銀子你說有麼外頭拉的帳不開發便得麼誰叫我應這個名兒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你不依麼平兒聽了一句不言語將櫃裡東西搬出只見小紅過來說平姐姐快走奶奶不好呢平兒也顧不得賈璉急忙過來見鳳姐用手空抓平兒用手擦着哭叫賈璉也過來一瞧把脚一踉道若是這樣是要我的命了說着掉下淚來豐兒進來說外頭我二爺呢賈璉只得出去這裡鳳姐愈加不好豐兒等未免哭起來巧姐聽見趕來劉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嘴裡念佛搗了些鬼果然鳳姐好些一時王夫人聽了了頭的信也過來了先見鳳姐安靜些心下畧放心見了劉老老便說劉老老你好什麼時候來的劉老老便說請太太安不及細說只言鳳姐的病講究了半天彩雲進來說老爺請太太呢王夫人叮嚀了平兒几句話便過去了鳳姐闕了一回此時又覺清楚些見劉老老在這裡心裡信他求神禱告便把豐兒等支開叫劉老老坐在頭邊告訴他心神不安如見鬼怪的樣劉老老便說我們郵裡什麼菩薩靈什麼廟有感應

鳳姐道求你替我禱告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便在手腕上褪下一隻金鐲子來交給他劉老老道姑奶奶不用那個我們村庄人家許了愿好了花上几百錢就是了那用這些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也是許愿等姑奶奶好了要花什麼自己去花罷鳳姐明知劉老老一片好心不好勉強只得留下說老老我的命交給你了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灾百病的也交給你了劉老老順口答應便說這麼着我看天氣尙早還趕得出城去我就去了明兒姑奶奶好了再請還愿去鳳姐囚被眾冤魂纏繞害怕巴不得他就去便說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穩睡一覺我就感激你了你外孫女兒叫他在這裡住下罷劉老老道庄家孩子沒有見過世面沒的在這裡打嘴我帶他去的好鳳姐道這就是多心了既是借們一家這怕什麼雖是我們窮了這一個人吃飯也不碍什麼劉老老見鳳姐真情落得叫青兒住几天又省了家裡的嚼吃只怕青兒不肯不如叫他來問問若是他肯就留下子是和青兒說了几句青兒因與巧姐兒頑的熟了巧姐又不願他去青兒又願意在這裡劉老老便吩咐了幾句辭了平兒忙忙的趕出城去不題且說櫳翠庵原是賈府的地址因蓋省親園子將那菴圍在裡頭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糧今日妙

玉被劫那女尼呈報到官一則候官府緝賊的下落二則是妙玉基業不便離散依舊住下不過回明了賈府那時賈府的人雖都知道只爲賈政在新喪且又心事不寧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稟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漸七傳到寶玉耳邊說妙玉被賊劫去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寶玉聽得十分納悶想來必是被強徒搶去這個人必不肯受一定不屈而死但是一無下落心下甚不放心每日長吁短嘆還說這樣一個人自稱爲檻外人怎麼遭此結局又想到當日園中何等熱鬧自從二姐姐出閣以來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住的了豈知風波頓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由是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來想道莊子上的話虛無縹緲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禁的大哭起來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百般的溫柔解勸寶釵初時又不知何故也用箴規怎奈寶玉抑鬱不解又覺精神恍惚寶釵想不出道理再三打聽方知妙玉被劫不知去向也是傷感只爲寶玉愁煩使用正言解釋因提起蘭兒自送殯回來雖不上學聞得日夜攻苦他是老太太的重孫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老爺爲你日夜焦心你爲閒情痴意遭塌自己我們守着你如何是個結果說得寶玉無言可答過了一回

紅樓夢
總說道我那管人家的閒事只可嘆借們家的運氣衰頹
寶釵道可又來老爺太太原為是要你成人接續祖宗遺
緒你只是執迷不悟如何是好寶玉聽來話不投机便靠
在桌上睡去寶釵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着自己都去
睡了寶玉見屋內人少想起紫鵲到了這裡我從沒合他
說句知心的話兒冷冷清清攬着他我心裡甚不過意他
呢又比不得麝月秋紋我可以安放得的想起從前我病
的時候他在我這裡伴了好些時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
子還在我這裡他的情義却也不薄了如今不知爲什麼
見我就是冷冷的若說爲我們這一個呢他是合林妹妹
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鵲也不錯我有不在家的日子紫鵲
原與他有說有講的到我來了紫鵲便走開了想來自然
是爲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愛紫鵲紫鵲你這
樣一個聰明女孩兒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看不出來
麼因又一想今晚他們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如趁着這
個空兒我找他去看他有什麼話倘或我還有得罪之處
便賠個不是也使得想定了主意輕輕的走出了房門來
找紫鵲那紫鵲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裡間寶玉悄悄的走
到窗下只見裡面尚有燈光便用舌頭舐破窗紙往裡一
瞧見紫鵲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麼呆呆的坐着寶玉便

輕輕的叫道紫鵲姐姐還沒有睡麼紫鵲聽了唬了一跳
怔怔的半日纔說是誰寶玉道是我紫鵲聽着似乎是寶
玉的音聲便問是寶二爺麼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
聲紫鵲問道你來做什麼寶玉道我有一句心裡的話要
和你說說你開了門我到你屋裡坐坐紫鵲停了一會兒
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天晚了請回罷明日再說罷寶玉聽
了寒了半截自己還要進去恐紫鵲未必開門欲要回去
這一肚子的隱情越發被紫鵲這一句話勾起無奈說道
我也沒有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紫鵲道既是一句就請
說寶玉半日反不言語紫鵲在屋裡不見寶玉言語知他
素有痴病恐怕一時實在捨白了他勾起他的舊病倒也
不好了因跼起來細聽了一聽又問道是走了還是傻跼
着呢有什麼又不說儘着在這裡憊人已經憊死了一個
難道還要憊死一個麼這是何苦來呢說着已從寶玉舐
破之處往外一張見寶玉在那裡歛聽紫鵲不便再說回
身剪了剪燭花忽聽寶玉嘆了一聲道紫鵲姐姐你從來
不是這樣鉄心石腸怎麼近來連一句好好兒的話都不
和我說了我固然是個濁物不配你們理我但只我有什
麼不是只望姐姐說明了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我死
了倒做個明白鬼呀紫鵲聽了冷笑道二爺就是這個話

呀還有什麼若就是這個話呢我們姑娘在時我也跟着聽熟了若是我們有什麼不好處呢我是太太派來的二爺倒是回太太去左右我們丫頭們更算不得什麼了說到這裡那聲兒便哽咽起來說着又醒鼻涕寶玉在外知他傷心哭了便急的跺脚道這是怎麼說我的事情你在這裡几個月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就便別人不肯替我告訴你難道你還不叫我說叫我斃死了不成說着也嗚咽起來了寶玉正在這裡傷心忽聽背後一個人接言道你叫誰替你說呢誰是誰的什麼自己得罪了人自己央及呀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何苦來拿我們這些沒要緊的墊喘兒呢這一句話把裡外兩個人都唬了一大跳你道是誰原來却是麝月寶玉自覺臉上沒趣只見麝月又說道到底是怎麼着一個賠不是一個人又不理你倒是快快的央及呀噯我們紫鵲姐姐也就太狠心了外頭這麼怪冷的人家央及了這半天總連個活動氣兒也沒有又向寶玉道剛纔二奶奶說了多早晚了打諒你在那裡呢你却一個人站在這房簷底下做什麼紫鵲裡面接着說道這可是什麼意思呢早就請二爺進去有話明日說罷這是何苦來寶玉還要說話因見麝月在那裡不好再說別的只好一面同麝月走回一面說道罷了我今生今世

也難白賄這個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罷了說到這裡那眼淚也不知從何處來的滔滔不斷了麝月道二爺依我勸你死了心罷白賄眼淚也可惜了兒的寶玉也不答言遂進了屋子只見寶釵睡了寶玉也知寶釵恹睡却是襲人說了一句道有什麼話明日說不得巴巴兒的跑到那裡去鬧鬧出說到這裡也就不肯說了遲了一遲繼接着道身上不覺怎麼樣寶玉也不言語只搖推頭兒襲人一面繼打發睡下一夜無眠自不必說這裡紫鵲被寶玉一招越發心裡難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前想後寶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所以眾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後來寶玉明白了舊病復發常時哭想並非忘情負義之徒今日這種柔情一發叫我難受只可憐我們林姑娘真真是無福消受他如此看來人生緣分都有一定在那未到頭時大家都是痴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那糊塗的也就不埋會了那情深義深的也不過臨風對月灑淚悲啼可憐那死的倒未必知道那活的真真是可惱傷心無休無了算來竟不如草木石頭無知無覺也心中乾淨想到此處倒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水冷了總要收拾睡時只聽東院裡吵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評曰

賈母已故鳳姐病危若趙姨不死必生出無限風波
就此了結既見果報之不爽又免却日後滋事

周姨兔死狐悲人情必該如此

鳳姐病重邪魔恣至雖是病昏恍惚亦足驚傷人心
諺云神衰鬼弄人信然

鳳姐託劉老老帶去巧姐願與庄家結姻是正伏下
文劉老老說鄉間無物可哄無物可吃太太們也不
肯與庄家結親是反跌下文

上回叫細起周瑞送官說得一句話並未發落今于
劉老老口中補出周瑞家有事被攆一絲不漏至于
如何並不送官如何逐出必是王夫人之力若必細
細叙明于正文無甚關係徒浪費筆墨簡畧處極有
斟酌

劉老老借替鳳姐許愿一層連夜回去亦是省筆

寶玉胡思亂想觸緒紛來歸結到尋問紫鵲寫得實
在可憐紫鵲安得不感動柔情

紫鵲想到不如木石無知無覺一片酸熱心腸頓然
水冷正是出家根由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王熙鳳歷劫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却說寶玉寶釵聽說鳳姐病的危急趕忙起來了頭秉燭
 伺候正要出院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
 不好了還沒有哪氣二爺二奶奶且慢些過去罷璉二奶
 奶病的有些古怪從三更天起到四更時候璉二奶奶沒
 有住嘴說些胡話要船要轎的說到金陵歸入冊子去眾
 人不懂他只是哭哭喊喊的璉二爺沒有法兒只得去糊
 了船轎還沒拿來璉二奶奶喘着氣等呢太太叫我們過

來說等璉二奶奶去了再過去罷寶玉道這也奇他到金陵做什麼襲人輕輕的合寶玉說道你不是那年做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不是璉二奶奶也到那裡去麼寶玉聽了點頭道是呀可惜我都記不得那上頭的話了這麼說起來人都有個定數的了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裡去了我如今被你一說我有些懂得了若再做這個夢時我得細細的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襲人道你這樣的人可是不可合你說話的偶然提了一句你便認起真來了嗎就等你能先知了你有什麼法兒呢寶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着爲你們瞎操心了兩人正說着寶釵走來問道你們說什麼寶玉恐他盤詰只說我們談論鳳姐姐寶釵道人要死了你們還只管議論舊年你還說我咒人那個籤不是應麼寶玉又想了一想拍手道是的是的這麼說起來你倒能彀先知了我索性問問你你知道我將來怎麼樣寶釵笑道這是又胡鬧起來了我是就他求的籤上的話混解的你就認了真了你就和那妹妹一樣的了你失了玉他去求妙玉扶乩批出來的衆人不解他還背地裡合我說妙玉怎麼前知怎麼承禪悟道如今他遭此大難他如何自己都不知道這可是算得前知嗎就是我偶然說着了二奶奶的事情其

實知道他是怎麼樣了只怕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呢這
樣下落可不是虛誕的事是信得的麼寶玉道別提他了
你只說那邢妹妹自從我們這裡連連的有事把他這件
事竟忘記了你們家這麼一件大事怎麼就草草的完了
也沒請親喚友的寶釵道你這話又是迂了我們家的親
戚只有偕們這裡和王家最近王家沒了什麼正經人了
偕們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所以也沒請就是璉二哥張
羅了張羅別的親戚雖也有一兩門子你沒過去如何知
道算起來我們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好好的許了
我二哥哥我媽媽原想要體體面面的給二哥哥娶這房

親事的一則爲我哥哥在監裡二哥哥也不肯大辦二則
爲偕們家的事三則爲我二嫂子在老太太那邊忒苦又
加著抄了家太太是苛刻一點的他也是在难受所以
我和媽媽說了便將將就就的娶了過去我看二嫂子如
今倒是安心樂意的孝敬我媽媽比親媳婦還強十倍呢
待二哥哥也是極盡婦道的和香菱又甚好二哥哥不在
家他兩個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雖說是窮些我媽媽近來
倒安逸好些就是想起我哥哥來不免悲傷況且常打發
人家裡來要使用多虧二哥哥在外頭帳頭兒上討來應
付他的我所見說城裡有几處房子已經典去還剩了一

所在那裡打算着搬去住寶玉道爲什麼要搬住在這裡
你來去也便宜些若搬遠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寶釵道雖
說是親戚倒底各自的穩便些那裡有個一輩子住在親
戚家的呢寶玉還要請出不搬去的理王夫人打發人來
說璉二奶奶噉了氣了所有的人都過去了請二爺二奶
奶就過去寶玉聽了也掌不住跺脚要哭寶釵雖也悲切
恐寶玉傷心便說有在這裡哭的不如倒那邊哭去于是
兩人一直到鳳姐那裡只見好些人圍着哭呢寶釵走到
跟前見鳳姐已經停床便大放悲聲寶玉也拉着賈璉的
手大哭起來賈璉也重新哭泣平兒等因見無人勸解只
得含悲上來勸止了眾人都悲哀不止賈璉此時手足無
措叫人傳了賴大來叫他辦理喪事自己回明了賈政去
然後行事但是手頭不濟諸事拮据又想起鳳姐素日來
的好處更加悲哭不已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來越發傷
心哭到天明卽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來那王
仁自從王子騰死後王子勝又是無能的人任他胡爲已
鬧的六親不和今知妹子死了只得趕着過來哭了一場
見這裡諸事將就心下便不舒服說我妹妹在你家辛辛
苦苦當了好几年家也沒有什麼錯處你們家該認真的
發送發送纔是怎麼這時候諸事還沒有齊備賈璉本與

王仁不曉見他說些混帳話知他不懂的什麼也不大理
他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兒巧姐過來說你娘在時本來
辦事不周到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把我們的人都
不大看在眼裡外甥女兒你也大了看見我曾經沾染過
你們沒有如今你娘死了諸事要聽我舅舅的話你母親
娘家的親戚就是我和你二舅舅了你父親的爲人我也
早知道的了只有重別人那年什麼尤姨娘死了我雖不
在京聽見人說花了好些銀子如今你娘死了你父親倒
是這樣的將就辦去嗎你也不快些勸勸你父親巧姐道
我父親巴不得要好看只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現在手
裡沒錢所以諸事省些是有的王仁道你的東西還少麼
巧姐兒道舊年抄去何嘗還有呢王仁道你也這樣說我
聽見老太太又給了好些東西你該拿出來巧姐又不好
說父親用去只推不知道王仁便道哦我知道了不過是
你又留着做嫁裝罷呢巧姐聽了不敢回言只氣得哽噎
難鳴的哭起來了平兒生氣說道舅老爺有話等我們二
爺進來再說姑娘這麼點年紀他懂的什麼王仁道你們
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你們就好爲王了我並不是要什
麼好看也是你們的臉面說着賭氣坐着巧姐滿懷的不
舒服心想我父親並不是沒情我媽媽在時舅舅不知拿

紅樓夢
了少東西去如今說得這樣干淨於是便不大瞧得起他舅舅了豈知王仁心裡想來他妹妹不知積聚了多少雖說抄了家那屋裡的銀子還怕少嗎必是怕我來纏他們所以也幫着這麼說這小東西兒也是不中用的從此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賈璉並不知道只忙着弄銀錢使用外頭的大事叫賴大辦了裡頭也要用好些錢二時實在不能張羅平兒知他着急便叫賈璉道二爺也別過於傷了自己的身子賈璉道什麼身子現在的日用錢都沒有這件事怎麼辦偏有個糊塗行子又在這裡蠻纏你想有什麼法兒平兒道二爺也不用着急若說沒錢使喚我

還有這些東西舊年幸虧沒有抄去在裡頭二爺要就拿去當着使喚罷賈璉聽了心下難得這樣便笑道這樣更好省得我各處張羅等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平兒道我的也是奶奶給的什麼還不還只要這件事辦得好看些就是了賈璉心裡倒着實感激他便將平兒的東西拿了去當錢使用諸凡事情便與平兒商量秋桐看着心裡就有些不甘每每口角裡頭便說平兒沒有了奶奶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爺的人他怎麼就過我去了呢平兒也看出來了只不理他倒是賈璉一時明白越發把秋桐嫌了一時有些煩惱便拿着秋桐出氣邢夫人知道反說賈璉不

好賈璉忍氣不題且說鳳姐停了十餘日送了殯賈政守着老太太的孝總在外書房那時清客相公漸漸的都辭去了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裡時常陪着說說話兒提起家運不好一連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爺合珍大爺又在外頭家計一天難似一天外頭東庄田地也不知道怎麼樣總不得了呀程日興道我在這裡好几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個不是肥己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裡拿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穀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兩處的費用外頭又有些債務前兒又破了好些財要想衙門裡緝賊追贓是難事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除非傳那

些管事的來派一個心腹的人各處去清查清查該去的去該留的留有了虧空着在經手的身上賠補這就有了數兒了那一座大的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這裡頭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那年老世翁不在家這些人就弄神弄鬼見的聞的一個人不敢到園裡這都是人家的弊此時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使着不好的便攆了這纔是道理賈政點頭道先生你所不知不必說下人便說自己的侄兒也靠不住若要我查一查那能一一親見親知况我又在服中不能照管這些了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有的沒有我還摸不着呢程日興道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

若在別家的這樣的家計就窮起來十年五載還不怕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發了我聽見世翁的家人還有做知縣的呢賈政道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己儉省些但是冊子上的產業若是實有還好只怕有名無實了程日興道老世翁所見極是晚生爲什麼說要查查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雖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語的賈政聽了便知話裡有話便嘆道我自祖父已來都是仁厚的從沒有刻薄過下人我看如今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裡行出主子樣兒來又叫人笑話兩人正說着門上

的過來回道江南甄老爺到來了賈政便問道甄老爺進京爲什麼那人道奴才也打聽了說是蒙聖恩起復了賈政道不用說了快請罷那人出去請了進來那甄老爺卽是甄寶玉之父名叫甄應嘉表字友忠也是金陵人氏功勳之後原與賈府有親素來走動的因前年呈誤革了職動了家產今遇主上眷念功臣賜還世職行取來京陛見知道賈母新喪特備祭禮擇日到寄靈的地方拜奠所以先來拜望賈政有服不能遠接在外書房門口等着那位甄老爺一見便悲喜交集因在制中不便行禮便拉着了手敘了些潤別思念的話然後分賓坐下獻了茶彼此又

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賈政問道老親翁几時陛見的甄應嘉道前日賈政道主上隆恩必有溫諭甄應嘉道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還高下了好些首意賈政道什麼好旨意甄應嘉道近來越寇猖獗海疆一帶小民不安派了安國公征剿賊寇主上因我熟悉土疆命我前往安撫但是即日就要起身昨日知老太太仙逝謹備辦香至靈前拜奠稍盡微忱賈政卽忙叩首拜謝便說老親翁卽此一行必是上慰聖心下安黎庶誠哉莫大之功正在此行但弟不克親觀奇才只好遙聆捷報現在鎮海統制是弟舍親會時務望青照甄應嘉道老親翁與統制是什麼親戚賈政道弟那年在江西糧道任時將小女許配與統制少君結縭已經三載因海口案內未清繼以海寇聚奸所以音信不通弟深念小女俟老親翁安撫事竣後拜懇便中請爲一視弟卽修數行煩尊紀帶去便感激不盡了甄應嘉道兒女之情人所不免我正有奉託老親翁的事自蒙聖恩召取來京因小兒年幼家下乏人將賤眷全帶來京我因欽限迅速晝夜先行賤眷緩行到京尚需時日弟奉旨出京不敢久留將來賤眷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定叫小犬叩見如何進教遇有婚事可圖之處望乞留意爲感賈政一一答應那甄應嘉又說了几句話就要起身說明

日在城外再見賈政見他事忙諒難再坐只得送出書房
賈璉寶玉早已伺候在那裡代送因賈政未叫不敢擅入
甄應嘉出來兩人上去請安應嘉一見寶玉呆了一呆心
想這個怎麼甚像我家寶玉只是渾身縞素因問至親入
潤爺們都不認得了賈政忙指賈璉道這是家兄名赦之
子璉二侄兒又指着寶玉道這是第二小犬名叫寶玉應
嘉拍手道奇我在家聽見說老親翁有個啣玉生的愛子
名叫寶玉因與小兒同名心中甚爲罕異後來想着這個
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一見不但面貌相同
且舉止一般這更奇了問起年紀比這裡的哥兒略小一
歲賈政便因提起承屬包勇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同名的
話述了一遍應嘉因屬意寶玉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
得安只連連的稱道真真罕異因又拉了寶玉的手極致
殷勤又恐安國公起身甚速急須預備長行勉強分手徐
行賈璉寶玉送出一路又問了寶玉好些的話及至登車
去後賈璉寶玉回來見了賈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
遍賈政命他二人散去賈璉又去張羅弄明鳳姐喪事的
帳目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寶釵說是常提的甄寶
玉我想一見不能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我還聽得說
寶玉也不日要到京了要來拜望我老爺呢又人人說和

我一模一樣的我只不信若是他後日到了借們這裡來你們都去瞧瞧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寶釵聽了道暖你說話怎麼越發不留神了什麼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還叫我們瞧去嗎寶玉聽了知是失言臉上一紅連忙還要解說不知何話下回分解

評曰

邢岫烟出閣正值賈母新喪不便夾襪叙入必當設法補寫但若突然補叙便是生砌硬插今借鳳姐病危襲人提起夢冊寶釵提起籤兆引出岫烟求妙玉扶乩然後從寶釵口中畧叙大概補得毫無斧鑿痕

迹

寶玉順口說再做這夢要細細看看伏一百十六回之再夢

寫王仁向巧姐一番說話伏後來串賣情事

平兒慨然取出東西交給賈璉且說是奶奶所給還與不還毫無介意真是不負恩義之人日後巧姐所以虧他保護

賈政不肯使家人銀錢固是仁厚但明知家業凋殘既不能選人清查又不能親自料理真是毫無主意人若再同程日興刺刺不休此段文章如何了結故

借甄應嘉來打斷脫卸得甚妙

賈政憶女寄書應嘉爲子託親兩相開照又爲下文
探春回京李綺婚事伏筆

應嘉屬意寶玉不遑問及包勇是匆匆作別真景

紅樓夢卷一百十四回

紅樓夢卷一百十五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話說寶玉爲自己失言被寶釵問住要想掩飾過去只見
秋雯進來說外頭老爺叫二爺呢寶玉巴不得一聲便走
了去到賈政那裡賈政道我叫你來不爲別的現在你穿
着孝不便到學裡去你在家裡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溫
習溫習我這幾天倒也閑着隔兩三日要做几篇文章我
瞧瞧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寶玉只得答應着賈政又
道你環兄弟蘭侄兒我也叫他們溫習去了倘若你作的

文章不好反倒不及他們那可就不成事了寶玉不敢言語答應了個是跼着不動賈政道去罷寶釵退了出來正撞了賴大諸人拿着些冊子進來寶玉一溜烟回到自己房中寶釵問了知道叫他作文章倒也喜歡惟有寶玉不願意也不敢怠慢正要坐下靜靜心見有兩個姑子進來寶玉看是地藏菴的來和寶玉說請二奶奶安寶釵待理不理的說你們好因叫人來倒茶給師父們喝寶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話見寶釵似乎厭惡這些也不好兜搭那姑子知道寶釵是個冷人也不久坐辭了要去寶釵道再坐坐去罷那姑子道我們因在鐵檻寺做了功德好些時沒

來請太太奶奶們的安今日來了見過了奶奶太太們還要着四姑娘呢寶釵點頭由他去了那姑子便到惜春那裡見了彩屏說姑娘在那裡呢彩屏道不用提了姑娘這几天飯都沒吃只是歪着那姑子道爲什麼彩屏道說也話長你見了姑娘只怕他便和你說了惜春早已聽見急忙坐起說你們兩個人好啊見我們家事差了便不來了那姑子道阿彌陀佛有也是施主沒也是施主別說我們是本家菴裡的受過老太太多少恩惠呢如今老太太的事太太奶奶們都見了只沒有見姑娘心裡惦記今兒是特特的來瞧姑娘來的惜春便問起水月庵的姑子來那

姑子道他們菴裡開了些事如今門上也不肯常放進來了便問惜春道前兒聽見說攏翠庵的妙師父怎麼跟了人去了惜春道那裡的話說這個話的人隄防着割舌頭人家遭了強盜搶去怎麼還說這樣的壞話那姑子道妙師父的爲人怪僻只怕是假惺惺罷在姑娘面前我們也不好說的那裡像我們這些粗夯大只知道諷經念佛給人家懺悔也爲着自己修個善果惜春道怎麼樣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除了僧們家這樣善德人家兒不怕若是別人家那些誥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輩子的榮華到了苦難來了可就救不得了只有個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

悲遇見人家有苦難的就慈心發動設法兒救濟爲什麼如今都說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呢我們修了行的人雖說比夫人小姐們苦多着呢只是沒有險難的了雖不能成佛作祖修修來世或者轉個男身自己也就好了不像如今脫生了個女人胎子什麼委曲煩難都說不出來姑娘你還不知道呢要是人家姑娘們出了門了這一輩子跟着人是更沒法兒的若說修行也只要修得真那妙師父自爲才能比我們強他就嫌我們這些人你豈知俗的纔能得善緣呢他如今倒底是遭了大劫了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話說得合在枕上也顧不得了頭們

在這裡便將尤氏待他怎樣前兒看家的事說了一遍並將頭髮指給他瞧道你打諒我是什麼沒主意戀火坑的人麼早有這樣的心只是想不出道兒來那姑子聽了假作驚慌道姑娘再別說這個話珍大奶奶聽見還要罵殺我們攆出菴去呢姑娘這樣人品這樣人家將來配個好姑爺享一輩子的榮華富貴惜春不等說完便紅了臉說珍大奶奶攆得你我就攆不得麼那姑子知是真心便索性激他一激說道姑娘別怪我們說錯了話太太奶奶們那裡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時鬧出沒意思來倒不好我們倒是爲姑娘的話惜春道這也瞧罷例彩屏等聽這話頭不好便使個眼色兒給姑子叫他走那姑子會意本來心裡也害怕不敢挑逗便告辭出去惜春也不留他便冷笑道打諒天下就是你們一個地藏菴麼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彩屏見事不妥恐就不是悄悄的去告訴了尤氏說四姑娘絞頭髮的心頭還沒有息呢他這几天不是病竟是怨命奶奶提防些別鬧出事來那會子歸罪我們身上尤氏道他那裡是爲要出家他爲的是大爺不在家安心和我過不去也只好由他罷了彩屏等沒法也只好常常勸解豈知情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飯只想絞頭髮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得到各處告訴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勸

系村夢
了好几天怎奈惜春執迷不解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訴賈政只聽外頭傳進來說甄家的太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來了衆人急忙接出便在王夫人處坐下衆人行禮敘些寒溫不必細述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寶玉與自己的寶玉無二要請甄寶玉進來一見傳話出來回來說道甄少爺在外書房同老爺說話說的投了机了打發人來請我們二爺三爺還叫蘭哥兒在外頭吃飯吃了飯進來說畢裡頭也便擺飯不題且說賈政見甄寶玉相貌果與寶玉一樣試探他的文才竟是應對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寶玉等三人來警勵他們再者例底叫寶玉來比一比寶玉聽命

穿了素服帶了兄弟侄兒出來見了甄寶玉竟是舊相識一般那甄寶玉也像那裡見過的兩人行禮然後賈環貝蘭相見本來賈政席地而坐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甄寶玉因是晚輩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鋪下了褥子坐下如今寶玉等出來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着甄寶玉又是晚一輩又不好叫寶玉等站着賈政知是不便站着又說了几句話叫人擺飯說我失陪叫小兒輩陪着大家說說話兒好叫他們領領大教甄寶玉遜謝道老伯大人請便侄兒正欲領世兒們的教呢賈政回覆了幾句便自往內書房去那甄寶玉反要送出來賈政攔住寶玉等先搶了

一步出了書房門檻站立着看賈政出來然後讓甄寶王坐下彼此套敘了一回諸如久慕渴想的話也不必細述且說賈寶玉見了甄寶玉想到夢中之景並且素知甄寶玉爲人必且和他同心以爲得了知己因初次見面不便造次且又賈環賈蘭在坐只有極力誇讚說久仰芳名無由親炙今日見面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那甄寶玉素來也知賈寶玉的爲人今日一見果然不差只是可與我共學不可與你適道你既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魂了既我畧知了些道理怎麼不和他講講但是初見尚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只好緩緩的來傾吐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數萬人的裡頭選出來最清最雅的在弟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覺玷辱了這兩個字賈寶玉聽了心想這個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但是你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兒們清潔怎麼他拿我當作女孩兒看待起來便道世兄謬讚實不敢當弟是至愚至濁只不過一塊頑石耳何敢比世兄品望高清寶稱此兩字甄寶王道弟少時不知分量自謂尚可琢磨豈知家遭消索數年來更比瓦礫猶賤雖不敢說歷盡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領悟了好些世兄是錦衣玉食無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經濟高出人上所以老伯鍾愛將

爲席上之珍弟所以纔說尊名方稱賈寶玉聽這話頭又
近了祿蠹的舊套想話回答賈環見未與他說話心中早
不自在倒是賈蘭聽了這話甚覺合意便說道世叔所言
固是太謙若論到文章經濟實在從歷練中出來的方爲
真才實學在小侄年幼雖不知文章爲何物然將讀過的
細味起來那膏梁文繡比着令聞廣譽真是不啻百倍的
了甄寶玉未及答言賈寶玉聽了蘭兒的話心裡越發不
合想道這孩子從几時也學了這一派酸論便說道弟聞
得世兄也詆盡流俗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今日弟幸會
芝範想欲領教一番超凡入聖的道理從此可以淨洗俗

腸重開眼界不意視弟爲蠢物所以將世路的話來酬應
甄寶玉聽說心裡曉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以疑我爲
假我索性把話說明或者與我作個知己朋友也是好的
便說道世兄高論固是真切但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
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懶於酬應委
弟接待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
便是著書立說無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
業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親師長養育教
誨之恩所以把少年那一派迂想痴情漸漸的淘汰了些
如今尙欲訪師覓友教導愚蒙幸會世兄定當有以教我

適纔所言並非虛意賈寶玉愈聽愈不耐煩又不好冷淡只得將言語支吾幸喜裡頭傳出話來說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請甄少爺裡頭去坐呢寶玉聽了趨勢便邀甄寶玉進去那甄寶玉依命前行賈寶玉等陪着來見王夫人賈寶玉見是甄太太上坐便先請過了安賈環賈蘭也見了甄寶玉也請了王夫人的安兩母兩子互相厮認雖是賈寶玉是娶過親的那甄夫人年紀已老又是老親因見賈寶玉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不禁親熱起來王夫人更不用說拉着甄寶玉問長問短覺得比自己家的寶玉若成些回看賈蘭也是清秀超羣的雖不能像甄寶玉

玉的形像也還隨得上只有賈環粗夯未免有偏愛之心衆人一見兩個寶玉在這裡都來瞧看說道真真奇事名字同了也罷怎麼相貌身材都是一樣的虧得是我們寶玉穿孝若是一樣的衣服穿着一時也認不出來內中紫鵑一時痴意發作因想起黛玉來心裡說道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時就將那甄寶玉配了他只怕也是願意的正想著只聽得甄夫人道前日聽得我們老爺回來說我們寶玉年紀也大了求這裡老爺留心一門親事王夫人正愛甄寶玉順口便說道我也想要與合郎作伐我家有四個姑娘那三個都不用說死的死嫁的嫁了還有我們

珍大姪兒的妹子只是年紀過小几歲恐怕難配倒是我們大媳婦的兩個堂妹子生得人才齊整二姑娘呢已經許了人家三姑娘正好與合郎爲配過一天我給合郎做媒但是他家裡家計如今差些甄夫人道太太這話又客套了如今我們家還有什麼只怕人家嫌我們窮罷了王夫人道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將來不但復舊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來甄夫人笑著道但願依着太太的話更好這麼着就求太太作個保山甄寶玉聽他們說起親事便告辭出來賈寶玉等只得陪着來到書房見賈政已在那裡復又立談几句聽見甄家的人來回甄寶玉道太太

要走了請爺回去罷于是甄寶玉告辭出來賈政命寶玉環蘭相送不題且說寶玉自那日見了甄寶玉之父知道了甄寶玉來京朝夕盼望今日見面原想得一知己豈知說了半天竟有些冰炭不投悶悶的回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也不笑只管發怔寶釵便問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寶玉道相貌倒還是一樣的只是言談間看起來並不知道什麼不過也是個祿蠹寶釵道你又偏派人家了怎麼見得他也是個祿蠹呢寶玉道他說了半天並沒個明心見性之談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又說什麼爲忠爲孝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麼只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

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寶釵見他又發歎話便說道你真真說出句話來叫人發笑這相貌怎麼能不要呢況且人家這話是正理做了一個男人原該要立身揚名的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說自己沒有剛烈倒說人家是祿蠹寶玉本聽了甄寶玉的話甚不耐煩又被寶釵搶白了一場心中更加不樂悶悶昏昏不覺將舊病又勾起來了並不言語只是傻笑寶釵不知只是道是我的話錯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豈知那日便有些發歎襲人等慚他也不言語過了一夜次日起來只是發歎竟有前番病的樣子一日王夫人因為惜春定要嫁

要出家尤氏不能攔阻看着惜春的樣子是苦不依他必
要自盡的雖然晝夜着人看着終非常事便告訴了賈政
賈政嘆氣跺腳只說東府裡不知幹了什麼鬧到如此地
位叫了賈蓉來說了一頓叫他去和他母親說認真勸解
勸解若是必要這樣就不是我們家的姑娘了豈知尤氏
不勸還好一勸了更要尋死說做了女孩兒終不能在家
一輩子的若係二姐姐一樣老爺太太們倒要煩心況且
死了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放我出了家干干淨淨的一
輩子就是疼我了況且我又不出門就是櫛翠庵原是借
們家的基趾我就在那裡修行我有什麼你們也照應得

着現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裡你們依我呢我就算得了命了若不依我呢我也沒法只有死就完了我如若遂了自已的心願那時哥哥回來我和他說並不是你們逼着我的若說我死了未免哥哥回來倒說你們不容我尤氏本與惜春不合聽他的話也似乎有理只得去回王夫人王夫人已到寶釵那裡見寶玉魂神失所心下着忙便說襲人道你們忒不留神二爺犯了病也不來回我襲人道二爺的病原來是常有的一時好一時不好天天到太太那裡仍舊請安去原是好好兒的今兒纔發糊塗些二奶奶正要來回太太恐防太太說我們大驚小怪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心裡一時明白恐他們受委屈便說道太太放心我沒什麼病只是心裡覺着有些悶悶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好請大夫瞧瞧吃兩劑藥好了不好若再開到頭裡丟了玉的時候是的就費事了寶玉道太太不放心便叫個人來瞧瞧我就吃藥王夫人便听了頭傳話出來請大夫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事忘了遲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藥王夫人回去過了幾天寶玉更糊塗了甚至于飯食不進大家着急起來恰又忙着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賈璉家下無人請了王仁來在外幫着料理那巧姐兒是日

夜哭母也是病了所以榮府中又鬧得馬仰人番一日又當脫孝來家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見寶玉人事不醒急得衆人手足無措一面哭着一面告訴賈政說大夫回不肯下藥只好預備後事賈政嘆氣連七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賈璉辦去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爲難只見一個人跑進來說二爺不好了又有飢荒來了賈璉不知何事這一唬非同小可瞪着眼說道什麼事那小廝道門上來了一個和尚手裡拿着二爺的這塊丟的玉說要一萬賞銀賈璉照臉啐道我打量什麼事這樣慌張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麼

就是真的現在人要死了要這玉做什麼小廝道奴才也說了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又聽着外頭嚷進來說這和尚撒野竟自跑進來了衆人攔他攔不住賈璉道那裡有這樣怪事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正鬧着賈政聽見了也沒了主意了裡頭又哭出來說寶二爺不好了賈政益發着急只見那和尚嚷道要命拿銀子來賈政忽然想起頭裡寶玉的病是和尙治好的這會子和尙來或者有救星但是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銀子來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姑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說賈政叫人去請那和尚已進來了也不施禮也不答話便往裡就跑賈璉拉着

道裡頭都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麼那和尚道遲了就不能救了賈璉急得一面走一面亂嚷道裡頭的人不要哭了和尚進來了王夫人等只顧着哭那裡理會賈璉走近來又嚷王夫人等回過頭來見一個長大的和尚唬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尚直走到寶玉炕前寶釵避過一邊襲人見王夫人站着不敢走開只見那和尚道施主們我是送玉來的說着把那塊玉擎着道快快把銀子拿出來我好救他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擇真假便說道若是救活了人銀子是有的那和尚笑道拿來王夫人道你成心橫豎折變的出來和尚哈哈大笑手拿着玉在寶玉

耳邊道寶玉寶玉你的寶玉回來了說了這一句王夫人等見寶玉把眼一睜襲人說道好了只見寶玉便問道在那裡呢那和尚把玉遞給他手裡寶玉先前緊緊的攥着後來慢慢的得過手來拿在自已眼前細細的一看說噯呀久違了裡外衆人都喜歡的念佛連寶釵也顧不的有和尚了賈璉也走過來一看果見寶玉回過來了心裡一喜疾忙躲出去了那和尚也不言語趕來拉着賈璉就跑賈璉只得跟着到了前頭趕着告訴賈政賈政聽了喜歡卽我和尚施禮叩謝和尚還了禮坐下賈璉心下狐疑必是要了銀子纔走賈政細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見的便問

寶刹何方法師大號這玉是那裏得的怎麼小兒一見便會活過來的那和尚微笑道我也不知道只要拿一萬銀子來就完了賈政見這和尚粗魯也不敢得罪便說有和尚道有便快拿來罷我要走了賈政道畧請少坐待我進內瞧瞧和尚道你去快出來纔好賈政果然進去也不及告訴便走到寶玉炕前寶玉見是父親來欲要爬起因身子虛弱起不來王夫人按着說道不要動寶玉笑着拿這玉給賈政瞧道寶玉來了賈政畧畧一看知道此事有些根源也不細看便和王夫人道寶玉好過來了這賞銀怎麼樣王夫人道儘着我所有的折變了給他就是了寶

道只怕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罷賈政點頭道我也看來古怪但是他口口聲聲的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款留着他再說賈政出來寶玉便嚷餓了喝了一碗粥還說要飯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王夫人還不敢給他吃寶玉說不妨的我已經好了便爬着吃了一碗漸漸的神氣果然好過來了便要坐起來麝月上去輕輕的扶起因心裡喜歡忘了情說道真是寶貝纔看見了一會見就好了虧的當初沒有砸破寶玉聽這話神色一變把玉一摺身子往後一仰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評曰

賈政叫寶玉做文不過借此截斷同寶釵說話無甚緊要所以不日寶玉病重亦不復提起

借地藏庵尼僧口中竟說妙玉跟了人去且說只怕是假惺惺不但是文人暗筆且見妙玉平日不滿人意情事

惜春出家念頭久已立定並非惑于地藏庵姑子之言方纔決意作者不過借此一緊是文章由寬漸緊法

寶玉一見甄寶玉想起夢中光景以爲必是同心知己是反跌下文

賈蘭却是甄寶玉知己是旁襯法

寶玉連自己相貌都不願要却是深合我相非相妙義宜其一病幾死病好便要超凡也

惜春出家因寶玉病重暫時攔起若此時卽辦賈政賈璉在家殊難安頓是文章下坂勒馬法

寶玉于病到極危時忽有和尚送還通靈一見便好喜出望外于正要坐起時一聞麝月砸破一言忽然暈倒驚出意外文章變幻不測

紅樓夢卷一百一十六

紅樓夢卷一百一十五終

紅樓夢卷一百一十六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話說寶玉一聽麝月的話身往後仰復又死去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禍此時王夫人等也不及說他那麝月一面哭着一面打定主意心想若是寶玉一死我便自盡跟了他去不言麝月心裡的事且言王夫人等見叫不回來趕着叫人出來找和尚救治豈知賈政進內出去時那和尚已不見了賈政正在咤異聽見裡頭又鬧急忙進來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口關緊閉脈息

全無用手在心窩中一摸尙是溫熱實政只得急忙請醫灌藥救治那知那寶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竅了你道死了不成却原來恍恍惚惚趕到前廳見那送玉的和尙坐着便施了禮那知和尙站起身來拉着寶玉就走寶玉跟了和尙覺得身輕如葉飄飄颺颺也沒出大門不知從那裡走了出來行了一程到了個荒野地方遠遠的望見一座牌樓好像會到過的正要問那和尙時只見恍恍惚惚來了一個女人寶玉心裡想道這樣曠野地方那得有如此的美人必是神仙下界了寶玉想着走近前來細細一看却有些認得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見那女人合和尙打了一個照面就不見了寶玉一想竟是尤三姐的樣子越想想越悶怎麼他也在這裡又要問時那和尙拉着寶玉過了那牌樓只見牌上寫着真如福地四個大字兩邊一幅對聯乃是

假去真來真勝假 無原有是有非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福善福淫又有一副對子大書道

過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

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

寶玉看了心下想道原來如此我倒要問問因果來去的

系梅夢
事了這麼一想只見鴛鴦站在那裡招手兒叫他寶玉想
道我走了半日原不會出園子怎麼改了樣子了呢趕着
要合鴛鴦說話豈知一轉眼便不見了心裡不免疑惑起
來走到鴛鴦站的地方兒乃是一溜配殿各處都有匾額
寶玉無心去看只向鴛鴦立的所在奔去見那一間配殿
的門半掩半開寶玉也不敢造次進去心裡正要問那和
尙一聲回過頭來和尚早已不見了寶玉恍惚見那殿宇
巍巍絕非大觀園景象便立住腳抬頭看那匾額上寫道
引覺情痴兩邊寫的對聯道

喜笑悲哀都是假

貪求思慕總因痴

寶玉看了便點頭嘆息想要進去找鴛鴦問他是什麼所
在細細想來甚是熟識便仗着膽子推門進去滿屋一瞧
並不見鴛鴦裡頭只是黑漆漆的心下害怕正要退出見
有十數個大櫥櫥門半掩寶玉忽然想起我少時作夢曾
到過這樣個地方如今能親身到此也是大幸恍惚間
把我鴛鴦的念頭忘了便壯着胆把上首的大櫥開了櫥
門一瞧見有好幾本冊子心裡更覺喜歡想道大凡人作
夢說是假的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我常說還要做這個
夢再不能的不料今日被我找着了但不知那冊子是那
個見過的不是伸手在上頭取了一本冊上寫着金陵十

二釵正冊寶玉拿着一想道我恍惚記得是那個只恨記不得清楚便打開頭一頁看去見上頭有畫但是畫跡模糊再瞧不出來後面有幾行字跡也不清楚尚可摹擬便細細的看去見有什麼玉帶上頭有個好像林字心裡想道不要是說林妹妹罷便認真看去底下又有金簪雪裡四字詫異道怎麼又像他的名字呢復將前後四句合起來一念道也沒有什麼道理只是暗藏着他兩個名字並不爲奇獨有那憐字嘆字不好這是怎麼解想到那裡又自啐道我是偷着看若只管呆想起來倘有人來又看不成了遂往後看去也無暇細玩那畫圖只從頭看去看到

尾兒有幾句詞什麼相逢大夢歸一句便恍然大悟道是了果然機關不爽這必是元春姐姐了若都是這樣明白我要抄了去細玩起來那些姊妹們的壽夭窮通沒有不知的了我回去自不肯洩漏只做一個未卜先知的人也省了多少閒想又向各處一瞧並沒有筆硯又恐人來只得忙着看去只見圖上影影有一個放風箏的人兒也無心去看急急的將那十二首詩詞都看遍了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一想便得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牢牢記着一面嘆息一面又取那金陵的副冊一看看看到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先前不懂見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

傾大驚痛哭起來待要往後再看聽見有人說道你又發呆了林妹妹請你呢好似鴛鴦的聲氣回頭都不見人心中正自驚疑忽鴛鴦在門外招手寶玉一見喜得趕出來但見鴛鴦在前影影綽綽的走只是趕不上寶玉叫道好姐姐等等我那鴛鴦並不理只顧前走寶玉無奈儘力趕去忽見別有一洞天樓閣高從巖角玲瓏且有好些宮女隱約其間寶玉貪看景致竟將鴛鴦忘了寶玉順步走入一座宮門內有奇花異卉都也認不明白惟有白石化闌圍着顆青草葉頭上略有紅色但不知是何名草這樣珍貴只見微風動處那青草已搖擺不休雖說是一枝小

草又無花朵其媚之態不禁心動神怡魂消魄喪寶玉只管呆呆的看着只聽見旁邊有一人說道你是那裡來的蠢物在此窺探仙草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却是一位仙女便施禮道我我鴛鴦姐姐誤入仙境恕我冒昧之罪請問神仙姐姐這裡是何地方怎麼我鴛鴦姐姐到此還說是林妹妹叫我望乞明示那人道誰知你的姐姐妹妹我是看管仙草的不許凡人在此逗留寶玉欲待要出來又捨不得只得央告道神仙姐姐既是那管理仙草的必然是花神姐姐了但不知這草有何好處那仙女道你要知道這草說起來話長着呢那草本在靈河岸上

名曰絳珠草因那時萎敗幸得一個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得以長生後來降凡歷劫還報了灌溉之恩今返歸真境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不令蜂纏蝶戀寶玉聽了不解一心疑定必是遇見了花神了今日斷不可當面錯過便問管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還有無數名花必有專管的我也不敢煩問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那仙女道我却不知除是我主人方曉寶玉便問道姐姐的主人是谁那仙女道我主人是瀟湘妃子寶玉聽道是你不知道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那仙女道胡說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雖號爲瀟湘妃子並不是娥皇女英之輩何得與凡人有親你少來混說瞧着叫力士打你出去寶玉聽了發怔只覺自形穢濁正要退出又聽見有人趕來說道裡面叫請神瑛侍者那人道我奉命等了好些時總不見有神瑛侍者過來你叫我那裡請去那一個笑道纔退去的不是麼那侍女慌忙趕出來說請神瑛侍者回來寶玉只道是問別人又怕被人追趕只得踉蹌而逃正走時只見一人手提寶劍迎面攔住說那裡走唬得寶玉驚惶無措仗着膽抬頭一看却不是別人就是尤三姐寶玉見了略定些神央告道姐姐怎麼你也來逼起我來了那人道你們弟兄沒有一個好人敗人名節破人

婚姻今日你到這裡是不饒你的了寶玉聽去話頭不好正自着急只聽後面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攔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今兒見了必定要一劍斬斷你的塵緣寶玉聽了益發着忙又不懂這些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只得回頭要跑豈知身後說話的並非別人却是晴雯寶玉一見非喜交集便說我一個人走迷了道兒遇見仇人我要逃回却不見你們一人跟着我如今好了晴雯姐姐快快的帶我回家去罷晴雯道侍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我是奉妃子之命特來請你一會並不難爲你寶玉滿腹狐疑只得問道姐姐說是妃子叫我

那妃子突是何人晴雯道此時不必問到了那裡自然知道寶玉沒法只得跟着走細看那人背後舉動恰是晴雯那面目聲音是不错的了怎麼他說不是我此時心裡模糊且別管他到了那邊見了妃子就有不是那時再求他到底女人的心腸是慈悲的必是恕我冒失正想着不多時到了一個所在只見殿宇精緻彩色輝煌庭中一叢翠竹戶外數本蒼松廊簷下立着幾個侍女都是宮粧打扮見了寶玉進來便悄悄的說道這就是神瑛侍者麼引着寶玉的說道就是你快進去通報罷有一侍女笑着招手寶玉便跟着進去過了幾層房舍見一正房珠簾高掛那

侍女說站着候旨寶玉聽了也不敢做聲只得在外等着
那侍女進去不多時出來說請侍者參見又有一人捲起
珠簾只見一女子頭帶花冠身穿綉服端坐在內寶玉略
一抬頭見是黛玉的形容便不禁的說道妹妹在這裡叫
我好想那簾外的侍女悄咤道這侍者無禮快快出去說
猶未了又見一個侍兒將珠簾放下寶玉此時欲待進去
又不敢要走又不捨待要問明見那些侍女並不認得又
被驅逐無奈出來心想要問晴雯回頭四顧並不見有晴
雯心下狐疑只得怏怏出來又無人引着正欲我原路而
去却又我不出舊路了正在爲難見鳳姐站在一所房簷

下招手寶玉看見喜歡道可好了原來回到自己家裡了
我怎麼一時迷亂如此急奔前來說說姐姐在這裡麼我被
這些人捉弄到這個分兒林妹妹又不肯見我不知是何
原故說着走到鳳姐站的地方細看起來並不是鳳姐原
來却是賈蓉的前妻秦氏寶玉只得立住却問鳳姐姐
在那裡那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裡去了寶玉恍恍惚
惚的又不敢跟進去只得呆呆的站着嘆道我今日得了
甚麼不是衆人都不理我便痛哭起來見有幾個黃巾力
士執鞭趕來說是何處男人敢闖入我們這天仙福地來
快走出去寶玉聽得不敢言語正要尋路出來遠遠望見

一羣女子說笑前來寶玉看時又像有迎春等一千人走來心裡喜歡叫道我迷住在這裡你們快來救我正嚷着後面力士趕來寶玉急得往前亂跑忽見那一羣女子都變作鬼怪形像也來追撲寶玉正在情急只見那送玉來的和尚手裡拿着一面鏡子一照說道我奉元妃娘娘旨意特來救你登時鬼怪全無仍是一片荒郊寶玉拉着和尚說道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裡你一時又不見了看見了好些親人只是都不理我忽又變作鬼怪到底是夢是真望老師明白指示那和尚道你到這裡曾偷看什麼東西沒有寶玉一思想道他既能帶我到天仙福地自然也是

神仙了如何瞞得他況且正要問個明白便道我倒見了好些冊子來着那和尚道可又來你見了冊子還不解麼世上的情緣都是那些魔障只要把歷過的事情細細記着將來我與你說明說着把寶玉狠命的一推說回去罷寶玉站不住脚一交跌倒口裡嚷道呵啣王夫人等正在哭泣聽見寶玉甦來連忙叫喚寶玉睜眼看時仍躺在炕上見王夫人寶釵等哭的眼哈紅腫定神一思想心裡說道是了我是死去過來的遂把神魂所歷的事呆的細想幸喜多還記得便哈哈的笑道是了是了王夫人只道舊病復發便好延醫調治卽命了頭婆子快去告訴賈政說是

紅樓夢
寶玉回過來了頭裡原是心迷住了如今說出話來不用
備辦後事了賈政聽了卽忙進來看視果見寶玉甦來便
道沒的痴兒你要唬死誰麼說着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下
來了又嘆了幾口氣仍出去叫人請醫生診脈服藥這裡
麝月正思自盡見寶玉一過來也放了心只見王夫人叫
人端了桂圓湯叫他喝了幾口漸漸的定了神王夫人等
放心也沒有說麝月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給寶釵給他帶
上想起那和尚來這玉不知那裡我來的也是古怪怎麼
一時要銀一時又不見了莫非是神仙不成寶釵道說起
那和尚來的踪跡去的影響那玉並不是我來的頭裡丟

的時候必是那和尚取去的王夫人道王在家裡怎麼能
取的了去寶釵道既可送來就可取去襲人麝月道那年
丟了玉林大爺測了個字後來二奶奶過了門我還告訴
過二奶奶說測的那字是什麼賞字二奶奶還記得麼寶
釵想道是你門說測的是當舖裡我去如今纔明白了
竟是個和尚的尙字在上頭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麼王
夫人道那和尚本來古怪那年寶玉病的時候那和尚來
說是我們家有寶貝可解說的就是這塊玉了他既知道
自然這塊玉到底有些來歷況且你女婿養下來就嘴裡
含着的古往今來你們聽見過這麼第一個麼只是不知

終久這塊玉到底是怎麼着就連僧們這一個也還不知是怎麼着病也是這塊玉好也是這塊玉生也是這塊玉說到這裡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淚來寶玉聽了心裡却也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語心裡細細的記憶那時惜春便說道那年失玉還請妙玉請過仙說是青埂峰下倚古松還有什麼入我門來一笑逢的話想起來入我門三字大有講究佛教的法門最大只怕二哥不能入得去寶玉聽了又冷笑幾聲寶釵聽了不覺的把眉頭兒朧眊着發起怔來尤氏道偏你一說又是佛門了你出家的念頭還沒有歇麼惜春笑道不瞞嫂子說我早已斷了王夫人道好孩子阿彌陀佛這個念頭是起不得的惜春聽了也不言語寶玉想青燈古佛傍的詩句不禁連嘆幾聲忽又想起一床蓆一枝花的詩句來拿眼睛看看襲人不覺又流下淚來眾人都見他忽笑忽悲也不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舊病豈知寶玉觸處機來竟能把偷看冊上詩句俱牢牢記住了只是不說出來心中早有一個成見在那裡了暫且不題且說眾人見寶玉死去復生神氣清爽又加連日服藥一天好似一天漸漸的復原起來便是賈政見寶玉已好現在了憂無事想起賈赦不知幾時遇赦老太太的靈柩久停寺內終不放心欲要扶

紅樓夢
極回南安墓便叫了賈璉商議賈璉便道老爺想得來極是如今趁着丁憂幹了一件大事更好將來老爺起了服生恐又不能遂意了但是我父親不在家姪兒呢又不敢僭越老爺的主意狠好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幾千銀子衙門裡緝贓那是再緝不出來的賈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只爲大爺不在家叫你來商議你說怎麼個辦法你是不能出的現在這裡沒有人我爲是好幾口材都要帶回去的一個怎麼樣的照應呢想起把蓉哥兒帶了云況且有他媳婦的棺材也在裡頭還有你林妹妹的那是老太太的遺言說跟着老太太一塊兒回去的我想這一項銀子

只好在那裡挪借幾千也就發了賈璉道如今的人情過于淡薄老爺呢又丁憂我們老爺呢又在外頭一時借是借不出來的了只是拿房地文書出去押去賈政道住的房子是官蓋的那理動得賈璉道往房是不能動的外頭還有幾所可以出脫的等老爺起復後再贖也使得將來我父親回來了倘能也再起用也好贖的只是老爺這麼大年紀辛苦這一場侄兒們心裡實不安賈政道老太太的事是應該的只要你在家的謹慎些把持定了纔好賈璉道老爺這倒只管放心侄兒雖糊塗斷不敢不認真辦理的況且老爺回南少不得多帶些人去所留下的人也有

限了這點子費用還可以過的來就是老爺路上短少些
必經過賴尚榮的地方可也叫他出點力兒賈政道自己
的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幫什麼賈璉答應了是便退出來
打算銀錢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叫他管了家自己便擇
了發引長行的日子就要起身寶玉此時身體復元賈環
賈蘭倒認真念書賈政都交付給賈璉叫他管教今年是
大比的年頭環兒是有服的不能入場蘭兒是孫子服滿
了也可以考的務必叫寶玉同着侄兒考去能教中一個
舉人也好贖一贖僧們的罪名賈璉等唯唯應命賈政又
吩咐了在家的人說了好些語纔別了宗祠便在城外念
了幾天經就發引下船帶了林之孝等而去也沒有驚動
親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寶玉因賈政命他赴
考王夫人便不時催逼查考起他的工課來那寶釵襲人
時常勸勉自不必說那知寶玉病後雖精神日長他的念
頭一發更奇僻了竟換了一種不但厭棄功名仕進竟把
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只是眾人不大理會寶玉也
並不說出來一日恰遇紫鵲送了林黛玉的靈柩回來悶
坐自己屋裡啼哭想着寶玉無情見他林妹妹的靈柩回
去並不傷心落淚見我這樣痛哭也不來勸慰反瞅着我
笑這樣負心的人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着我們前夜

虧我想得開不然幾乎又上了他的當只是一件叫人不解如今我看他待襲人等也冷冷兒的二奶奶是本來不喜歡親熱的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麼我想女孩子們多半是痴心白操了那些時的心看將來的怎樣結局正想着只見五兒走來瞧他見紫鵲滿面淚痕便說姐姐又想林姑娘了想一個人聞名不如眼見頭理聽着寶二爺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豈知我進來了盡心竭力的伏侍了幾次病如今病好了連一句好話沒有剩出來如今索性連眼兒也都不瞧了紫鵲聽他說的好笑便嘆喟的一笑啞道呸你這小蹄子你心裡要寶玉怎麼個樣兒待你纔好女孩兒家也不害臊連名公正氣的屋裡人瞧着他還沒事人一大堆呢有功夫理你去因又笑着拿個指頭往臉上抹着問道你到底弄寶玉的什麼人哪那五兒聽了自知失言便飛紅了臉待要解說不是要寶玉怎樣看待說他近來不知憐下的話只聽院門外頭亂嚷說外頭和尚又來要那一萬銀子呢太太着急叫璉二爺和他講去偏偏璉二爺又不在家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太太叫請二奶奶過去商量不知怎樣打發那和尚下回分解

評曰

寶玉初次之夢是真夢所以畫冊題詞俱不記得此番是神遊幻境並不是夢故十二首詩詞俱牢牢記得讀者莫亦作夢看

寶玉神遊幻境除在世諸人自當不見外其餘迎春黛玉鳳姐秦氏尤三姐鴛鴦晴雯皆恍惚見面元春是皇妃不便與衆相同故止寫詞中一語隱隱逗明最爲得休若妙玉如果被害靈魂亦應仍歸幻境必當與寶玉一見乃獨不提及是作者深文隱義不可不知

寶釵說到生也是這塊玉下句是死也是這塊玉忽然止住不說流下淚來神情如畫

寶玉牢記冊上詩句心中早有成見與惜春之意相合故借惜春口中說破入我門三字

賈政扶柩回南了却無數未完事件且好叙後來一切家事若賈政在家便有許多掣肘處

寫紫鵲五兒兩人心事不同有清濁涇渭之分



紅樓夢卷一百十六終

合姑辭謝春口中能無人并門三平
寶王本時既上言分心市中早
一絲身世事春之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0566